

學中  
國  
語  
文  
讀  
本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用適修自科教

行印局書界世海上

中學  
國語文讀本第四冊目錄

賣國的童子(黃仲蘇).....

新文學問題之討論(朱經白).....

何謂科學家(任鴻雋).....

社會主義史序(蔡元培).....

一件美術品(胡適).....

沙葬(奎章).....

保存國粹(唐俟).....

戰俘(章益).....

瞎子(孟侃).....

海浴中之鱷魚(梁紹文).....



九二  
三二四  
四一  
四二  
四五  
五六  
六一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鱷魚崇拜與猴子捉鱷魚(梁紹文).....	六四
一個朋友(葉紹鈞).....	六六
愛之謎(白序之).....	七一
哭中的笑聲(大悲).....	八〇
恨恨而死(唐俟).....	八二
一個男朋友(徐靜庵).....	八三
桑園道中(康白情).....	八九
知事下鄉(冠生).....	九七
康橋再會罷(徐志摩).....	九七
憂悶(鄭振鐸).....	一〇〇
疑問(康白情).....	一〇二

天上的市街(郭沫若).....	一〇四
南風(郭沫若).....	一〇五
祖先崇拜(仲·密).....	一〇六
學者的態度與精神(日·華).....	一〇九
從北京到北京(伏·園).....	一一〇
憶先父(炎).....	一一四
難做兒子(陳憶梅).....	一一七
機警可愛的孫領事(梁紹文).....	一二〇
輕巧靈活的水上叫化子(梁紹文).....	一二三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唐·俟).....	一二六

國語文讀本 第四冊 目錄



中國語文讀本 第四冊

賣國的童子

法國杜德原著  
黃仲蘇譯

這孩子名叫司當納，他是個巴黎人，身體很瘦弱的，面孔也帶着黃白色，年紀已經過了十歲，有人說他已近十五歲，但是他那弱小零丁的身軀，總叫人不相信。他的媽媽已經死了，他的爸爸是個退伍的老水兵，現在看守着禮拜堂旁邊一座小公園。每天夕陽西下的時候，便有許多小孩子，看護娘，老太太，少奶奶，同着文雅的紳士，常常來到花園裏休息遊玩，卻沒有人不認識司當納父親的，並且都甚敬愛這老頭兒。人都知道他那一蓬濃厚粗硬可怕的毛鬍子裏，還藏着一種溫和慈祥可愛的美笑，人要瞧他那種美笑，只須問他一聲說：

「你的小司當納好罷？」就得了。

唉！司當納先生如此寵愛他的孩子呢！他老先生是很有幸福的，每天靠近黃昏的時候，辦完了公，牽着他孩子的手，在公園裏散散步，賞玩些花草蟲鳥，走到遊人坐的椅子旁邊便停了步，和藹

可親的同人家說說笑笑。

自從巴黎被了圍，——一八七十年普法之戰——不幸得很啊，種種情境都改變了現狀，司當納父親所看守的公園，也關了門，用來堆存煤油，他自己也被做看護樹林的人，整天的都在樹林裏過那種淒涼乾枯的生活，也沒有烟吸，也沒有伴兒陪着，簡直要到深夜，方才回家看見他親愛的兒子，至於司當納他呢？倒還不以這新生活為苦呢！

圍困呀為一般頑皮的兒童卻是個新鮮玩意兒，還有什麼學堂，還有什麼習藝所！天天放假，小街冷巷，都變作了鬧熱的市場。

這孩子一天到晚在外面跑着玩，他有時候跟隨着軍隊，直到城邊牆頭，揀着那裏有好聽的音樂，便直奔過去，在這些地方，小司當納是很熟習的，很內行的，他很知道第九十六隊的兵，軍紀是很不嚴整的，第五十五隊的兵，卻又很雄壯的，有時候他看見志願兵操練，他也跟在後面做些動作。

他挾著一個籃子在膀下，混雜在軍隊裏亂鑽。那時正當冬天早上，許多兵黑越越聚著一堆，也

沒有燒什麼火，正在同那些賣肉的，販麵包的，抹紙牌的，他赤着腳站在水裏頭望着，有些人認識他是司當納先生的兒子，便同他作一種很客氣的談話，並且也問問他的志願將來要幹些什麼事。但是他最歡喜的就是 *Parties de do uchon*，一種頂出名的賭博，這是英國巡防兵在守城時候最愛玩的。當小司當納又不在城邊營裏，又不在麵包店裏的時候，你們便可有二十四分的把握去到水莊 *Chateaud' Eau* 裏找他，他並不加入賭局，因為這玩意兒需錢太多了，不是窮孩子玩得起的，站在旁邊，睜開兩個小眼，目不轉睛的望着，他就覺得心滿意足了！……

有一個賭錢的人，年紀也不過十幾歲，長長的身軀，穿着一件粗毛布的藍外衣，不過帶着一百多個銅元作賭本，這就叫他（小司當納）羨慕死了。他走路的時候，那孩子（小司當納）便聽見有許多很好聽的金銀磨擦聲從他那藍外衣口袋裏送出來……

有一天他們又在賭錢的時候，一個銅元忽然滾到小司當納的腳下來。那個賭錢的大孩子回過頭來，低聲對小司當納說道：

「哼！小孩兒，你替我守着這個罷，別叫人拾去了。你要是愛這小寶貝呢，我等會兒告訴你怎樣



想法子去賺罷。」

一會兒，賭局散了，那小孩子便引着小司當納到牆角邊頭去談心。原來是約他到普國人營裏去賣報，並告訴他每次可以賺得三十個佛郎。那時候小司當納一聽，便很嚴厲的，很憤怒的，拒絕了他。自從這麼一來以後，他一連三天都沒有上賭局裏來。在這三天裏頭，就可怕極了，他也不睡，也不吃。一天到晚，如喝醉了酒，吃了麻藥粉，整天的發癡發呆。到了夜裏，便看見有一大堆賭具堆存在他牀下，也有幾百個銀佛郎金司開在那裏煌煌的發亮，這種「惡」的誘惑是太利害了，他那裏受得住，抵抗得過呢？第四天便又重行來到水莊，便又重行遇着那小孩子，便不知不覺同他談起話來，便無形無影斷送了他的人格，受了他的籠絡……

他們倆在一個大雪天早上動身出發，背着一個布口袋在肩上，藏着許多報紙在外衣的裏袋裏。當他們倆來到佛郎得爾 *Flandres* 城門口的時候，已下了戒嚴令，不許行人隨意來往。那小孩子牽着小司當納手慢慢走近守衛的崗位，揀着一位紅鼻子面貌很和氣的兵，帶着滿面的愁容，一味的哭聲，向他苦苦哀求道：

「我的好先生呀！你讓我們過去罷！我們的爸爸新近才死，我們的媽媽也還在病中，我們想回家去看看，順便同我小兄弟在田裏拾些野芋頭作糧食。」

他說着，就裝腔做勢很哀痛的哭了。司當納也就羞愧到了二十四分，低下頭去，拾不起來，那個守衛兵對他們狠狠的看了一會兒，便把眼光向那白雪荒涼的大道上一射，說道：

「快過去罷！」說着便分條路，讓他們倆走過去。到了倭拜尾里接 Aubervilliers 路上，就是那方才哭得很哀痛的大孩子，他現在又嘻開了嘴，得意洋洋的笑了。

小司當納糊裏糊塗如同在夢裏一般。在他們跑的時候，他好像看見了許多隨營的製造所攔路的障礙物，准貨的貯存所，並且許多噴出濃烟的長煙囪，越走越遠，好像還看見有許多軍官披着雨衣，帶着望遠鏡，在那裏東張西望的巡營。那些小帳篷都是深深的埋在白雪裏，帳篷外面還隱隱約約看見一堆一堆燒過柴火的灰燼。那大孩子很熟悉路程，要想避過守衛兵的查問，溜來躲去，儘在窪田野地裏奔走。一會兒來到志願軍大本營的所在，那大孩子知道是無可躲避的了，眼看着那條鎖阿松 (Colsons) 很長的鐵路上，有許多志願兵穿着雨衣蹲在水窩裏，動都不動，

很注意的望着他們。這一次，那大孩子又重行來向他們背誦苦歷史，但是沒人理會他，他正在無法可施，着急到什麼似的，忽然從那鐵路旁邊小車站裏走出一位白髮蒼蒼滿額皺紋的老排長來，司當納一眼望過去，覺得那老排長的身軀氣概都很像他的父親，心裏一痛，幾乎流下淚來，祇聽那老排長說道：

「去罷！孩子們，別哭呀！聽着呀，你們的苦歷史，瞧着你們的憔悴模樣，都叫人怪傷心的，你們別怕，我們可以讓你們去拾芋頭咧，但是天怪冷的，上屋裏來烘烘火再走罷！」他一聽，便好像平地陷溺在千萬丈深的冷海裏。唉，小司當納的發抖，何嘗是因為天氣冷凍的呢？實在是恐懼啊！實在是羞愧啊！在那小車站裏，有幾十個兵，團團圍住一些將息未滅的小火，在那烤小餅乾吃。

他們看見孩子們進來了，便都擠擁在一堆，讓些地方給這兩個孩子坐，又送過些火酒咖啡來，為他們解寒，他們倆正喝着咖啡，看見一個軍官急急忙忙的走來站在門口，招呼那老排長過去，同他說話，只聽他聲音很低的，忽忽講了幾句，便很快的走出去了。

那老排長轉過身來，笑嘻嘻的說道：

「弟兄們啊！我們會裏要開仗了，方才得了命令，今晚八點鐘去攻髮普人的營盤，你們大家趕快預備罷，我們神聖的布耳諾 Bouiget 馬上便可奪回了！」

一會兒，那歡喜笑的聲音，呼喊的聲音，頓時就如同潮水般湧將起來，充滿了一屋子。他們有來跳舞的，也有唱歌的，也有磨刀的，也有擦鎗的，鬧得翻天覆地。就在這秩序大亂的時候，那兩個孩子便不見了。

他們倆經過了戰壕，就再沒有什麼困難了。直向一條布滿了白色砲眼的長牆走來，當他們朝着牆直走過來的時候，他們走一步，一彎腰，還做出那種拾芋頭的樣子。

「回去罷！不要再上前走了。」這是小司當納常常向那小孩子低低哀求的聲音。那一個呢？豎起了肩骨向前直走。忽然，他們便聽見鎗聲劈拍一響。

「睡倒！」說着，那小孩子也很快的躺下臥在地上。

又睡倒了一次，那小孩子便吹了一聲口笛，那邊雪裏頭也回應了一聲口笛。他們倆仍舊彎着腰向前直走。等到走近長牆的時候，便看見有兩個黃鬍子帶着尖頂兵帽的人，從戰壕裏頭顯現

出來，那小孩子便一躍跳下戰壕去，站在普人的旁邊，指着他的小伴說道：「這是我的小兄弟。」  
這個弱小的司當納被這普兵看見了，就嘻開了嘴，譏嘲冷笑他。走過來就將他一抱，高高直舉到戰壕洞口，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的擺弄他。

在牆的那一面，也有許多高土堆兒，砍倒的樹幹，和掩在白雪裏的黑洞，在每個洞裏也有許多同樣戴着尖頂兵帽的黃鬍子普國兵，一壁仰頭瞧着這兩個孩子走過去，一壁嘻開了嘴嘲笑他們。

在那一個牆角上，有一座園丁的住屋，隱藏在許多砍倒的樹幹裏，樓下有許多軍士在打紙牌，也有些人圍着一個大鐵盤在喝湯。這些情境，都叫小司當納回到他的菓子和豬牌。

唉！這同法國志願軍營裏的狀況有什麼分別呢！樓上有多少軍官在那裏彈批霞諾開香濱酒，的聲音，都聽得很清楚。正當兩個巴黎人走進屋的時候，祇聽一陣狂呼的聲音怪叫起來，歡迎他們。他們倆將報紙一份一份送給那些普國人，有幾位便酌些酒給他們喝，接着便和他們倆談起話來。那許多軍官都是板着面孔，很嚴厲的，很傲慢的，不接待他們倆。但是那小孩子，卻不在意，

打起他村野的話調嘻皮笑臉，一味的同他們胡纏，鬧着玩耍。小司當納也很想說說話辨證他，不是一個賣國的畜生，但是總覺着有一件東西塞住了他的喉嚨，說不出話來。還有一位普國老軍官比較別的人更凶，更可怕，手裏雖然拿着報紙，好像在那裏讀，那雙尖銳的眼光，卻定定的直射在他的小臉上。

他那雙由尖銳而變做溫和的眼光，好像是表明說他，回想到他自己那個像司當納這般大的兒子了。一會兒，他的面色又變了很堅決的態度，只聽他自言自語的說道：

「哼！我倒歡喜死，卻不情願我兒子幹他所做的這種，又奇怪又下賤的勾當。」

就從這時候起，司當納覺得好像有一隻手按在他的胸口上，偵探他心裏的狂跳。

因為要避脫這個煩惱，他便低下頭去喝酒。沒有一會兒，他四週的環境又都改變了。在那很高的譏嘲笑弄的聲中，他彷彿聽見他那大伙伴在那裏恥笑法國的軍隊，並且遠遠看見他做出許多動作去模倣後援軍的野戰練習，同志願軍的警備操練。後來聽他說話的聲音，忽然低了，接着那許多普國軍官都走近他的身旁，他們的面容又顯出很感受困難的樣子，小司當納走近一聽，

原來那混小子居然將志願軍今晚要來襲攻的秘密消息都揭曉了，到這時候，小司當納方才戰戰兢兢站立起來，在椅子上說道：

「不……不……不是的……阿大呀……我不願咧」那一個呢，不過笑了一笑，仍舊報告他的消息。話還沒有講完，那許多坐着的普國軍官，都很嚴肅的站起來了，有一位軍官，指着房門凶凶的對着這兩個孩子說道：「Retournez vite au camp，走……快滾！」

他們接着便打起日耳曼話，討論一切。那小孩子一壁搖着他的錢袋叮叮噹噹的響，一而便拔起腳來就走。他跑得非常之快，好像是個偷了東西溜走的扒手，司當納低着頭，也隨着後面跑了。當他們倆走過從前那個怒目相向的普軍官時候，小司當納聽見一個很憂愁，很憤怒的聲音，說道：「唉……該死……壞透了，這……壞透了！」

滿面羞容遮住了他的臉，兩包酸淚擠滿了他的眼眶，溜走出來。經過了戰壕，又重行來到平地時候，便放開了腳，拚命的直跑回來。

他們布口袋裏的芋頭，除送給了普國兵之外，還餘剩許多，有了這些東西，他們經過志願軍所

守的戰壕，倒毫無阻礙。軍隊都已預備今晚作襲營的總攻擊，一隊一隊的兵士都靜悄悄在大本營後面聚齊，聽候命令。那個像司當納父親的老排長，是滿面笑容，也在那裏指揮他的部下，兩個孩子走過的時候，他還認得他們，便很和藹的對他們倆一笑。

唉！這一笑，就叫小司當納心裏痛苦極了。那時候他正想喊着說：

「不要上前去打罷，我們已將消息走漏了。」

那一個便止住他說道：

「你若是講出來，我們倆都得鎗斃咧！」

恐懼便壓制住了他的發言自由。

走到姑兒樓物 Courneuve 路上，他們倆便走進一間空屋裏去分贓，賊也分得很平均。聽見他口袋裏很好聽的金銀磨擦聲，想着從前所看見所羨慕的 Parties de galoches 賭博，小司當納就再想不到他的罪惡，顧不到他的羞恥，也不記得他的恐懼了。

但是進了城，過了險要守衛的地方，那小孩子便丟下他跑走了。如今祇剩下司當納這苦孩子，



一個人了。他覺着口袋裏的錢往下墜着越重，摸探他心的那隻手也越壓得緊。在他眼光中看來，巴黎與從前已大不相同了，街上走路的人個個都很嚴厲的對他望着，好像他們已經知道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在那軍隊琴琴的鼓聲裏，街上軋軋的車聲裏，與喧嘩的人聲裏，他都聽見有人在喊賣國賊……間諜……的聲音。

到最後方才回到家中，倒很僥倖，他父親還沒有回來，他便快快的跑上樓，走到他房裏，拿他犧牲榮譽，犧牲正誼，犧牲國家，辛辛苦苦所賺得的錢，很珍重的收藏在他的枕頭底下。

從來沒有看見司當納的父親這樣快樂，這樣溫良，如同今晚這樣走回家來，因為他得着些省裏的新聞，以及各處的較佳消息。他坐下吃晚飯的時候，一舉頭就看見牆上掛的鎗，便帶着一種溫柔的甜笑，同他兒子說道：

「唉！兒呀！你要是個成人的少年，不是就能上前敵去殺普國人麼！」

晚上靠近八點鐘的時候，已經聽見了砲聲，

「這是在倭拜尾里埃呀！他們已經開始攻打布爾了。」那個多經驗的老軍人，一面嘴裏說

着，一面對他兒子笑着。

小司當納的面孔變了紅黃青白各種的顏色，他也疲乏極了，便走到床上去睡，但是却睡不着。咧，砲聲呢，還是震天動地一息不斷的轟着。

他還記掛着志願軍今晚要去襲營，但是消息走漏了，必定要中埋伏打敗仗。

他又想着那個待遇他很溫和的，送他到雪地裏去的，對他笑的，並且很像他父親的，那個老排長。接連又想到那些普國兵，虐待的情形，嘲笑的面目，都還在眼前呢！賣國的代價……同胞血肉換來的金錢，都藏在他所睡的枕頭底下。

滿眶的眼淚，滿腹的怨苦，却不敢哭出聲來。聽見他父親在房裏走路，看見他父親去開窗子聽消息，樓外一陣一陣的角聲，笳聲，吹得很響亮很雄壯的，還聽見有人在樓下裝束預備出去助戰。這一次戰爭，真是一場大鏖戰呢！他良心上的痛苦憂怨悔恨都一齊兜上心來，揭開了他行爲上的罪惡，貪污，詐僞，止不住了，他如泉水般湧的眼淚，放出了他忍無可忍的嗚咽悲聲。「怎樣？你病了麼？」司當納父親說着，就回轉身來，對他親愛的兒子望着，等他的回答。這孩子是眞不能再支

持掩飾了，便從床上一跳起來，跪在他父親的面前，在這時候他收藏在枕頭下的錢都一齊滾滿了一地。

那老頭子顫聲說道：

「這……這……這是什麼？你……你……你偷來的搶來的麼？」

小司常納橫着心，一口氣，便將他如何到普國兵營裏去的，如何走漏消息的，一一陳述出來。他越往下說，便覺着他心裏較為減少些痛苦。他父親越聽，他往下講，他心裏越覺着難受，面孔的顏色越覺可怕。等他兒子說完了，他的頭便低下去，他的兩隻手便掩住了他的臉，哭起來了。

這孩子一見這樣情形，便急着喊：

「爸爸！呀爸爸！」

那老頭兒却不理會他將他一推，彎着腰，將地上的錢一齊都拾起來，帶着很嚴冷的很憤怒的聲音問他兒子道：

「錢都在這兒麼？」

這孩子很羞愧的，也不敢說什麼話，做了個手勢，似乎告訴他父親錢都在這兒了。

那老頭兒從牆上取下了鎗，背上了子彈袋，裝好了地上拾起來的錢，說道：

「好……算了……我代你去還他們罷。」

他再不多說一個字，也不再多回顧一次頭，一直下了樓，加入了今晚上前敵的後援軍。

就從他這一怒而去之後，誰也不見他回來……（選少年中國）

## 新文學問題之討論

朱經白

適之足下：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已收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所主張甚是，比之從前的「八不主義」及文規四條，更周密，更完備了。周作人君所譯之皇帝之公園，弟極喜歡，何不寄一本到清宮裏給滿洲皇族讀？老洛伯詩平平而已，譯詩本不容易，弟既不能自譯，就不敢妄評他人譯作，內容姑置不論罷。報中通信一門所論，大半是「中國今後文字問題」。弟非文學專家，又於白話文章缺少實驗，本不應插口亂說，只因這塊「文字革命」的招牌底下，所賣的貨色種類不一，所以我們作「顧客」的也當選擇選擇，那樣是可用的，那樣是不可用的，今請分述於下：

現在講文字革命的大約可分四種：第一種是「改良文言」，並不「廢止文言」；第二種「廢止文言」，而「改良白話」；第三種「保存白話」，而以羅馬文拼音代漢字；第四種是把「文言」，「白話」一概廢了，採用羅馬文字作為國語（這是鍾文鯨先生的主張）。

這第四種弟是極端反對，因為羅馬文字並不比漢文簡易，並不比漢文好，凡羅馬文字達得出的意思，漢文都達得出來。「舍己之田以耘人之田」，似可不必拉丁文是「死文字」，不用說了。請看法文一个「有」字，便有六十種變化（比孫行者七十二變少不多了），「命令格」等等尚不在內。同一形容詞，有的放在名詞前面，有的又在後面，忽陰忽陽，一弄就錯。一枝鉛筆為什麼要屬陽類？一枝水筆為什麼又屬陰類？全無道理可說。西班牙文之繁複艱難，亦復類此。弟試了一試，真是「望洋興嘆」。上學期考試過，就把法文教科書高高的放在書架頂上，不敢再問連 P.H.D. 的夢想也隨之消滅。意大利文我沒有見過，不敢亂說，只是同為拉丁文支派，想必也差不多的。就是英文，我也算讀了好幾年，動起筆來仍是不大自然，並不是我一人如此。雖說各人天分有高低，恐怕真真寫得好的也不甚多。試問今日若果把漢文廢了，要通國的人民都把娘肚子裏帶來的

聲調腔口全然拋却，去學那 ABCD 可以做得嗎？即就歐洲而論，英法德意西葡丹荷各有方言，各有文字，彼此不能強同，至今無法統一。德國人尙不能採用法文，英國人尙不能採用俄語，何以中國人却要廢了漢文，去學羅馬文字呢？此外可討論的地方尙多，想兄等皆極明白，不用我費話，且把這第四種放開一邊，再來說第三種。

廢去漢字，採用羅馬替法，一切白話，皆以羅馬字書之，也是做不到的。請教「詩」「絲」「思」「私」「司」「師」這幾個字，用羅馬字寫起來有何分別？如果另造新名代替同音之字，其弊亦與第四拼字主張相等，因為不自然，不易記，並且同音之字太多，造新名亦不容易。據我的意思，還是學日本人的辦法，把拼音寫在字傍邊，以作讀音標準，似乎容易些。

至於第一、第二兩種，應當相提并論。不講文字革命則已，若講文字革命，必於二者擇一。二者不同之點，就是文言存廢問題。有人說，文言是千百年前古人所作，而今已成爲「死文字」。白話是現在活人用品，所以寫出活潑潑的生氣滿紙。文言既係「死」的，就應當廢。弟以爲文字的死活，不是如此分法。古人所作的文言，也有「長生不死」的，而「用白話做的書，未必皆有價值有生

命」足下已經說過，不用我重加引申了。

平心而論，曹雪芹的紅樓夢，施耐菴的水滸，固是「活文學」，左邱明的春秋傳，司馬遷的史記，何以必就是死了？我讀項羽本紀中的樊噲，何嘗不與水滸中的武松魯智深李達一樣有精神呢？其餘寫漢高祖寫荊軻豫讓聶政等亦皆靈活，就是足下所譯的老洛伯詩「羊兒在欄，牛兒在家，靜悄悄的黑夜」，比起詩經裏的「鷄棲於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等，其趣味也差不多。所以我說文言有死有活，不宜全行抹殺。我的意思並不是反對以白話作文，不過「文學的國語」對於「文言」「白話」應該並採兼收而不偏廢其重要之點，即「文學的國語」並非「白話」亦非「文言」，須吸收文字之精華，棄却白話的精粗，另成一種「雅俗共賞」的「活文學」。第一，是要把作者的意思完完全全的描寫出來。第二，要使讀文字的人，能把作者的意思，容易易透透徹徹的領會過去。第三，是把當時的情景，或正確的理由，活靈活現實實在在的放在讀者的面前。這三層或者有些重複，信筆寫去，不及修飾，望會其意，而棄其文，有些地方用文言便當，就用文言，有些地方用白話痛快，就用白話。我見新青年所載陳蜀秀錢玄同諸君的大作，也是半文半俗，「

文言」「白話」夾雜並用，而足下所引木蘭辭兵車行，陶淵明的詩，李後主的詞，也是如此，并非完全白話。我所以大胆說一句：「主張專用文言而排斥白話，或主張專用白話而棄絕文言，都是一偏之見。」我知道足下聽了很不高興，但是我心裏如此想，嘴裏就不能不如此說，我不會說假話，以取悅於老哥，尙望原諒原諒。

我現在有的地方非常頑固，看見有幾位先生要把法文或其他羅馬文字代漢文，心裏萬分難過，故又在「足下面前多嘴。我知「足下必說，「你自己法文不好，就反對法文，和那些不懂漢文的人要廢漢文一樣荒謬，」這句話是不合名學的，古人說，「君子不以人廢言，」又說，「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若說，「錢玄同的主張必然不錯，」就犯了 *Ar Zumentum ad hominem* 的語病。若說「老朱的話一定不對，」就犯了 *Ignoratio Elenchi* 的語病了。我正在這裏反對用外國語代漢文，自己忽然寫了兩個外國字進去，「足下必然笑我，須知「廢止漢語，」與「引用外國術語」是兩件事體，英文裏面可引用日本語 *Kimono*（着物），因為「着物」非英美所固有，漢文裏頭也未嘗不可引用一二「名學術語，」因為「國語」尙未完全造成，譯語尙無一



定標準，恐所譯不達原意，故存其真耳。

今天我沒有功夫多寫信了，還有一句簡單的話，就是「白話詩」應該立幾條規則。我們學過 Rhetoric 都知道「詩」與「文」之別，用不着我詳加說明。總之足下的「白話詩」是很好，念起來有音，有韻，也有神味，也有新意思，我決不敢妄加反對。不過新青年中所登他人的「白話詩」，就有些看不下去了。須知「足下未發明「白話詩」以前，曾學杜詩，後來又得力於蘇東坡陸放翁諸人的詩集，並且宋詞元曲融會貫通，又讀了許多西人的詩歌，現在自成一派，好像小叫天唱戲，隨意變更舊調，總是不脫板眼的。別人學他，每每弄得不堪入耳。所以我說，要想「白話詩」發達，規律是不可不有的。此不特漢文爲然，西人何嘗不是一樣。如果詩無規律，不如把詩廢了，寫做「白話文」的爲是。

要說的很多，將來再談罷！（新青年）

### 何謂科學家

任鴻雋

我同了幾位朋友，從美製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就看見了幾家報紙，在本埠新聞欄中，大書特書

的道，「科學家回滬。」我看了這個題目，就非常的惶惑起來。你道爲什麼原故呢？因爲我離中國久了，不曉得我們國人的思想學問，遭到了甚麼程度。這「科學家」三個字，若是要認真說起來，我是不敢當的，若是照傍的意思講起來，我是不願意承受的，所以我今天倒得同大家講講。

我所說的傍的意思，大約有三種：一種是說科學這東西，是一種玩把戲，變戲法，無中可以生有，不可能的變爲可能，講起來是五花八門。但是於我們生活上面，是沒有關係的。有的說，你們天天講空氣是生活上一刻不可少的，爲甚麼我沒看見甚麼空氣，也活了這麼大年紀呢？有的說，用了機械，就會起機心，我們還是抱壘灌園，何必去用桔槔呢？有的說，用化學精製過的鹽和糖，倒沒有那未經精製過的鹹甜得有味。有的說，「不乾不淨，吃了不生毛病。」何必講求甚麼給水工程，考驗水中的微生物呢？總而言之，這種見解，看得科學既是神祕莫測，又是了無實用，所以他們也就用了一個「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拿來當把戲看還可以，要當一件正經事體去做，就怕有點不穩當。這種人心中的科學，既是如此，他們心中的科學家，也就和上梅新世界的卓柏林，北京新世界的左天勝差不多。這種科學家，我們自然是沒有本領敢冒充的。

第二種是說科學這個東西，是一個文章上的特別題目，沒有甚麼實際作用，這話說來也有來歷。諸君年長一點的，大約還記得科舉時代，我們全國的讀書人，天天埋頭用功的，就是那「代聖賢立言」的八股。那時候我們所用的書，自然是那四書朱根、綠五經備旨等等了。過了幾年，八股廢了，改爲考試策論經義，於是我們所用的書，除了四書五經之外，再添上幾部通鑑輯覽、三通考輯要和西學大成、時務通考等。那能使用西學大成、時務通考中間的事實或字句的，不是叫做講實學、通時務嗎？那西學大成、時務通考裏面，不是也講得有重學力學以及聲光電化種種學問嗎？現在科學家所講的，還是重學力學以及聲光電化這等玩意，——只少了四書五經通鑑、三通等書。所以他們想想，二五還是一十，你們講科學的，就和從前講實學的是一樣，不過做起文章來，拿那化學物理中的名詞公式，去代那子曰、詩云、張良、韓信等字眼罷了。這種人的意思，是把科學家仍舊當成一種文章家，只會鈔襲，就不會發明，只會拿筆，就不會拿試驗管。這是他們由歷史傳下來的一種誤會，我們自然也是不能承認的。

第三種是說科學這個東西，就是物質主義，就是功利主義。所以要講究與實業的，不可不講求。

科學，你看現在的大實業，如輪船，鐵路，電車，電燈，電報，電話，機械製造，化學工業，那一樣不靠科學呢？要講究強兵的，也不可講求科學，你看軍事上用的大砲，毒氣，潛水艇，飛行機，那一樣不是科學發明的？但是這物質主義，功利主義太發達了，也有點不好。如像我們乘用的代步，到了摩托車，可比人力車快上十倍，好上十倍了。但是「這摩托車不過供給那些總長督軍們出來，在大街上耀武揚威，橫衝直撞罷了。真正能夠享受他們的好處的，有幾個呢？所以這物質的進步，到了現在，簡直要停止一停止纔是。」再說「那科學的發達，和那武器的完備，如現在的德國，可謂登峯造極了，但是終不免於一敗。所以那功利主義，也不可過於發達，現在德國的失敗，就是科學要倒臺的朕兆。」照這種人的意思，科學既是物質功利主義，那科學家也不過是一種貪財好利，爭權殉名的人物。這種見解的錯處，是由於但看見科學的末流，不會看見科學的根源，但看見科學的應用，不會看見科學的本體。他們看見的科學既錯了，自然他們意思的科學家，也是沒有不錯的。

現在我們要曉得科學家是個甚麼人物，須先曉得科學是個甚麼東西：

第一，我們要曉得科學是學問，不是一種藝術，這學術兩個字，今人拿來混用，其實是有分別的。

古人云，「不學無術」可見學是根本，術是學的應用。我們中國人聽慣了那「形而上」「形而下」的話頭，只說外國人曉得的，都是一點藝術。我們雖然形而下的藝術，趕不上他們，這形而上的學問，是我們獨有的，未嘗不可抗衡西方，毫無愧色。我現在要大家看清楚的就是我們所謂形下的藝術，都是科學的應用，並非科學的本體。科學的本體，還是和那形上的學，同出一源的。這個話我不詳細解釋，諸君大約還有一點不大明白。諸君曉得哲學上有個大問題，就是我們人類的智識，是從甚麼地方得來的，對於這個問題，各哲學家的見解不同，所以他們的學派，就指不勝屈了。其中有兩派絕對不相容的，一個是理性派。這派人說，我們的智識，全是由心中的推理力得來的，譬如那算術和幾何，都是由心裏生出來的條理，但是他們的公理定例，皆是真確切實，可以說是亘古不變的。至於靠耳目五官來求智識，那就有些靠不住了。例如我們看見的影戲，居然是人物風景，活動如生，其實還是一張一張的像片在那裏遞換。又如在山前放一個炮仗，我們就聽得一陣雷聲，其實還是那個炮仗的回響。所以要靠耳目五官去求真智識，就每每被他們騙了。還有一個是實驗派，這派人的主張說天地間有兩種學問：一種是推理得出的，一種是推理不出

的。譬如上面所說算術和幾何，是推理得出的。設如我們要曉得水熱到了一百度，是個甚麼情形，冷到了零度，又是個甚麼情形，那就憑你甚麼天縱之聖，也推理不出來了。要得這種智識，只有一個法子，就是把水拿來實實在在的熱到一百度，或冷到零度，舉眼一看，就立見分曉。所以這實驗派的人的主張，要講求自然界的道理，非從實驗入手不行。這種從實驗入手的辦法，就是科學起點。（算術幾何也是科學的一部分，但是若無實驗學派，斷無現今的科學。）我現在講的是科學，却把哲學的派別做了一大篇，意思是要大家曉得這理性派的主張，就成了現今的玄學，或形上學。（玄學也是哲學的一部分。）實驗派的主張，就成了現今的科學。他們兩個正如兩兄弟，雖然形象不同，却是同出一父。現在硬要把大哥叫做「形而上的」，把小弟叫做「形而下的」，意存輕重，顯生分別，在一家裏就要起鬩牆之爭，在學術上，就不免偏枯之慮。所以我要大家注意一點，不要把科學看得太輕太易了。

第二，我們要曉得科學的本質，是事實不是文字。這個話看似平常，實在非常重要。有人說，近世文明的特點，就是這事實之學，戰勝文字之學。據我看來，我們東方的文化，所以不及西方的所在，

也是因爲一個在文字上做工夫，一個在事實上做工夫的原故。諸君想想，我們舊時的學者，從少至老，那一天不是在故紙堆中討生活呢？小的時刻，讀那四書五經子史古文等書，不消說了。就是到了那學有心得，閉戶著書的時候，不過把古人的書來重新解釋一遍，或把古人的解釋來重新解釋一遍，倒過去一桶水，倒過來一桶水，倒過去倒過來，終是那桶水，何嘗有一點新物質加進去呢？既沒有新物質加進去，請問這學術的進步從何處得來？這科學所研究的，既是自然界的現象，他們就有兩個大前提：第一，他們以爲自然界的現象，是無窮的，天地間的真理，也是無窮的，所以只管拚命的向前去鑽研，發明那未發明的事實與祕藏。第二，他們所注意的是未發明的事實，自然不僅僅讀古人書，知道古人的發明，便以爲滿足。所以他們的工夫，都由研究文字，移到研究事實上去了。唯其要研究事實，所以科學家要講究觀察和實驗，要成年累月的，在那天文台上，農田裏邊，轟聲震耳的機械工場，和那奇臭撲鼻的化學試驗室裏面做工夫。那驚天動地，使現今的世界，非復三百年前的世界的各樣大發明，也是由研究事實這幾個字生出來的。就是我們現在辦學校的，也得設幾個試驗室，買點物理化學的儀器，才算得一個近世的學校。要是專靠文字，

就可以算科學，我們只要買幾本書就夠了，何必費許多事呢？

講了這兩層，我們可以曉得科學大概是個甚麼東西了。曉得科學是個甚麼東西，我們可以曉得科學家是個甚麼人物。照上面的話講起來，我們可以說，科學家是個講事實學問，以發明未知之理爲目的的人。有了這個定義，那前面所說的三種誤會，可以不煩言而解了。但是對於第三種說科學就是實業的，我還有幾句話說：科學與實業，雖然不是一物，却實在有相倚的關係。如像法勒第發明電磁關係的道理，愛迭生就用電來點燈，瓦特完成烹汽機關，史荻芬生就用來作火車頭。我們現在承認法勒第是科學家，也一樣承認愛迭生、史荻芬生是科學家。但是沒有去勸第瓦特兩個科學家，能有愛迭生、史荻芬生這兩個科學家與否，還是一個問題，而且要是人人都從應用上去着想，科學就不會有發達的希望。所以我們不要賣積遺珠，因爲崇拜實業，就把科學擱在腦後了。

現在大家可以明白科學家是個甚麼樣的人物了，但是這科學家如何養成的這個問題也很重要，不可不向大家說說：我們曉得學文學的，未做文章以前，須要先學文字和文法，因爲文字和



文法，是表示思想的一種器具，科學的亦何莫不然？他們還未研究科學以前，就要先學觀察試驗，和那記錄，計算，判斷的種種方法。因為這幾種方法，也是研究科學的器具。又因現今各科學，造詣愈加高深，分科愈加細密，一個初入門的學生，要走到那登峯造極的地方，却已不容易。除非有特別教授，照美國大學的辦法，要造成一個科學家，至少也得十來年。等我把六十年分配的，大概說來大家聽聽，才進大學的兩三年，所學者無非是剛纔所說的，研究科學的器具，和關於某科的普通學理。至第四年第五年，可以擇定一科，專門研究，盡到前人所已到的境界，并當盡閱他人關於某科已發表的著作。（大概在雜誌裏面。）如由研究的結果，知道某科中間尚有未解決的問題，或未盡發的底蘊，就可以同自己的先生商良，用第六第七兩年，想一個解決的方法來研究他。如其這層工夫成了功，在美國大學，就可以得博士學位了。但是得了博士的，未必就是科學家。如其人立意做一個學者，他大約仍舊在大學裏做一個助學，一面仍然研究他的學問。等他隨後的結果，果然是發前人所未發，於世界人類的智識上有了的確的貢獻，我們方可把這科學家的徽號奉送與他。這最後一層，因為是獨立研究，很難定其所需的日月，我們暫且說一個三年五

年，也不過舉其最短期限罷了。這樣的科學家，雖然不就是牛頓法勒第維阜婁達爾文沃力斯，也有做牛頓法勒第維阜婁達爾文沃力斯的希望。這樣的科學家，我們雖然不敢當，却是不敢不勉的。

## 社會主義史序

蔡元培

我們中國本有一種社會主義的學說，如論語記：「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就是對內主均貧富，對外不取黷武主義，與殖民政策。禮運記孔子說：「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意義。且含有男女平等主義。孟子記許行說：「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殫而治。」就是「汎勞動」主義。

中國本又有一種社會政策，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孟子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設爲庠序學校

以教之。」漢書食貨志：「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彊也。」「女修蠶織。」「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雖是偏着農業一方面，但不能不認爲社會政策之一種。後來宋儒常常想恢復井田，但總沒有什麼機會。

西洋的社會主義，二十年前，纔輸入中國。一方面是留日學生從日本間接輸入的，譯有「近世社會主義」等書。一方面是留法學生從法國直接輸入的，載在新世紀週刊上。後來有民聲週刊簡單的介紹一點。俄國廣義派政府成立以後，介紹馬克思學說的人多起來了，在日刊月刊中常常看見這一類的題目。但是切切實實，把歐洲社會主義發起以來一切經過的情形，敘述出來的還沒有。我友李君懋猷取英國司所增訂的克卜樸社會主義史用白話譯出，可以算是最適用的書了。

克氏此書成於一八九二年，於社會主義的學說，敘述得頗詳。但是社會主義派最近的運動，自

然有遺漏的，經關司於一九一三年增訂一回，加入的不少。雖然大戰以後，俄國新政府的設施，國際聯盟條約中勞工規約的討議，各國同盟罷工的勃起，礦山鐵道有限問題的要求，這些重大事變還沒有包在裏面，但是，一九一三年以前的事實，很可以資考證了。

克氏關氏都是英國人，自然是穩健派。所以對於以前的社會主義，很有消極的批評。又如辯護家庭，辯護宗教，辯護中央地方與政府，甚且辯護英國的殖民政策，讀的人一定有嫌他們不徹底的。但是他們所敘述的給我們的教訓，已經很多。

在這部書裏面說，「現在一般有名的研究家，都承認歷史——經濟的歷史在內——是許多有次序的現象之連續體，凡在連續綫內的各種情形，都有種種特別的事實和傾向標明出來。」一個時代的失敗，常指出以後一個時代中成功的道路。與我們討論社會主義運動的問題，不獨當以歷史和人類為標準則，還須特別參攷現在流行的各種勢力——工業的，政治的，社會的，和道德的勢力。」很可以令我們猛省。知要實行這種主義，必要有各種的研究，不是隨便拈出幾句話頭，鼓吹鼓吹，就有希望的。

他說：「差不多沒有一國的工界像比國工界一樣，受那種難以名狀的痛苦。從前比國工人毫無知識，工作的時間極長，工價極廉，他們既沒有政治上的權利，又沒有一點組織，所以常被壓制。」這不是我們工界的縮影麼？但是「最近幾十年來比國社會主義運動，以組織堅固和包羅宏富兩點著名。」從英國探入他的協作和自助，從德國探入他的政治上的策略和根本上原則，從法國探入種種理想的傾向。」他的特點「是他的協作的大組織。」比國的協作社會已經使比國的工黨根深蒂固，在世界各國中，除德意志外，沒有能和他相比較的。」這不是我們應該注意的方法麼？

他叙工團主義的起源說：「法國人發生三種觀念：一，工人階級在政治上得不到救助。二，國會是一羣自謀私利的空談家，他們只要有官做，或有賄得，他們就會犧牲他們向來的主義。三，中央政府是一個仇敵。」因而工團主義的觀念：「一，工界的救援不在乎政治方面，而在乎自助和自已組織團體。二，要制勝資本家不在乎公眾所組織之政治性質的團體，而在乎工界所組織之工業性質的團體。三，工人第一是一個作工的人，如做礦工，工程師，或製棉工人，第二才做一個國民。

「工團主義是純粹工界的產物，不是一個人的力量造成的，他是由許多著名的人之種種意見相合而成的，他的發生是出乎自然的。」我們中國無論什麼組織，總是有政客想利用他，那法國的工團主義，不是我們很該注意的麼？

他說：「人類發展之中，有兩種要素：是腦力的發達，和合羣原則的發達。」又說「從現時過渡到社會主義時代，一定是漸進的，必先做一番預備工夫，使大多數人民的知識，道德，習慣，和組織，都合於一種更高的社會經濟的生活。」這就是工人教育問題。第一是學者的加入，如「美國各大學校學生」中有許多是社會主義者，這些人中間有許多是在德國各大學得過學位的。當一九一十年，各校社會主義社有十支社，到一九一二年，增至五十二支社。」又如英國「費邊會在各地方組織支部——在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和別的大學裏面，都有支部，——近來聯成一個大學社會主義同盟會。」第二是特別的教育，如德國社會民主黨有教育委員會，「當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的時候，對於經濟學，歷史，文學，美術，社會主義，哲學，協作運，工聯主義，政治學，和各種專門學科，共講演三千五百次。此外，還公開無數的音樂會，歡迎會和演劇等。」又有一種活動

影片也是用作傳播社會主義之用的。」柏林有一種社會主義學校。在這個學校裏面，每年有三十一個當選的年齡不同之男子和婦女，教授普通史，社會史，憲法史，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的歷史和學說，社會和工業的法律，演說術和作文法，新聞事業，和別的學科。」設一個婦女部：預備各種小冊子和別種印刷品，在婦女中分發。」設法使青年和社會主義相接觸，組織六百五十個地方委員會，專辦這一類事。還辦一種特別的新聞紙，名為勞動少年，在二百七十四處地方，設有少年圖書館。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舉行演講會四千五百次，開音樂會和歡迎會二千四百零五次，舉行旅行會博物院參觀會等等共一萬四千三百次。他又刊布小冊子八十二萬五千份，分發國內各青年。」這不是我們應該效法的麼？

我讀了這部譯稿，發生許多感想。特將重要一點的寫出來，表示我介紹此書的誠意。（選社會主義史）

## 一件美術品

俄國契訶夫著  
胡適譯

亞歷山大（名）史茂洛夫（姓）是他母親的「獨子。」這一天，他手裏拿着一件用報紙包着的

東西，他臉上笑嘻嘻的，走進葛雲柯醫生的待診室。

葛醫生喊道：「好孩子，你好嗎？有什麼好事說給我聽？」

那少年人有許多話一時說不出來，答道：「先生，我母親叫我致意問候你。」

「你知道他所生只有我一個孩子，你救了我的性命，你的醫道真——我們真不知道怎樣謝你！」葛醫生高興得很，說道：「好孩子，你不要這樣說，那是我應該做的事，做醫生的都應該這樣做。」

那少年道：「我母親只生我一個兒子，我們是窮苦人家，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重重的報答你的恩德。」

我們心裏終過意不去，我的母親——先生，他所生只我一子——我的母親有一件最心愛的銅像，請你賞收了，總算我們一點小意思，這是一件古銅的雕刻，是一件美術品。」

葛醫生正要開口說：「我的好孩子」……

那少年一面打開紙包，一面說：「先生，你千萬不要推辭，你要不肯收，我母親和我便都不快活。」



了，這是一件小寶貝，——一件難得的古董，——我的父親是一個收賣古董的，他死後我們母子接着做這生意。這件古董是我們留在家裏做我父親的一種紀念品的。」

那一重重的紙包已解開了，那少年恭恭敬敬把他的禮物擺在桌上，原來是一支雕刻很精緻的古銅插燭台。雕刻的是兩個裸體的美人，那種嬌癡膩媚的神氣，別說我不敢描寫，簡直是描寫不出。那兩個美人笑容裏很帶着一點蕩意，好像他們若沒有擔任燭台的職務，真要跳下地來大大的玩一回！

葛醫生把這禮物細細看了一會，搔着自己頭髮，微微咳嗽，說道：「一件好東西，這是不用說的，但是，——你知道，——我怎樣好說呢？這是不很方便的。」

裸體的女人——這是不合禮法的。」

那少年問道：「爲——爲什麼？」

葛醫生道：「老實說罷，你想我怎麼好把這種東西擺在我的桌上呢？這可不把我一家都引壞了！嗎？」那少年很不高興，說道：「先生，這真是我想不到的，你的美術思想也算怪了！你看，是一件

美術品！這多好看！工夫何等精緻！對着他真可教人心裏快活，真可教人掉下眼淚來。你看這多活勳！你看這空氣！——這神氣！」

萬醫生打斷他的話，說道：「我很懂得這個，我的孩子。但是你知道我是有家眷的人，家裏有小孩子，還有一個丈母，這裏常有女太太們來看病。」

那少年道：「你要用平常人的眼光看上去，那自然不同了。但是我請你不要學那平常的人。你要是不肯收，我母親和我心裏都很難受。我母親只有我一個兒子，你救了我的命。我們求你賞收了這件我們最心愛的東西。可惜一對燭台，只有這一支了，還有那一支竟找不到。」

萬醫生沒有法子，只好說道：「多謝你，好孩子，請你替我多謝你的母親。」

我同你沒有道理可辯。不過你也應該想想我家裏的小孩子和女太太們。但是我同你辯論是沒有用的。」

那少年見他有意肯收了，高興得很，說道：「先生，是的，你同我辯論是沒有用的。我替你擺在這裏和你這個東洋瓷瓶平排。可惜還有那一支找不到了。可惜！」

送禮的少年走了後，葛醫生對着這件不歡迎的禮物，手抓頭髮，心裏盤算道：「這件東西可真不壞，是不消說得的。把他丟出去，未免可惜了。但是我家裏是留不得的，這事到有點難辦，還是送給誰呢？」

他想了一會，想着了烏柯夫大律師。這位大律師是葛醫生的老同學，現在聲名一天大似一天，近來又替葛醫生贏了一件小小的訴訟案。

葛醫生心裏想：「得了！他看老朋友的面上，不要我的律師費，我正該送他一件禮物。況且他又是一個沒有家眷的人，很愛這些玩意兒。」

葛醫生主意打定，把那古銅燭台包好，上了馬車，到烏柯夫大律師家裏來。

剛巧他的朋友在家，葛醫生高興得很，說道：「你瞧，老朋友，上回承你的情，不肯收我的費，我今天特地帶了一件小小的禮物來謝你，你務必賞收了。」

你瞧，這東西多好！

那位大律師瞧見燭台，高興極了，喊道：「再好也沒有了！真好工夫！這樣精緻！你從什麼地方找

着這件小寶貝？」他說到這裏，忽然回過頭來對他朋友說道：「但是，你知道我這裏不能擺這樣一件東西，我不能收下。」

葛醫生睜着眼睛問道：「爲什麼？」

大律師說：「你知道我母親常來這裏，還有許多請我辦案的人來，我留這東西，還有臉見我的人嗎？還是請你帶了回去。」

葛醫生失望得很，大聲喊道：「決不！你千萬不要推辭。你看這件東西的雕刻工夫！你瞧，這神氣！我不許你推辭。你要不肯收，就是瞧不起我了。」

葛醫生說完了話，忙着跑出大門。他坐在馬車裏，搓着手，心裏很高興，——總算完了一件心事。

烏柯夫大律師嘴裏咕嚕道：「怎麼好？」他細看這禮物，心裏盤算如何辦法。「這東西真好，但是我可不能收下，丟了他又太可惜，還是做個人情，送給別人罷？但是送給誰呢？」……「有了，一點也不錯，我拿他去送給那位喜劇名家夏虛京，他是一個古董收藏家，今天晚上又是他五十歲的生日。」

這天晚上，那支古銅燭台，包得好好的，由一個送信的送到夏京虛的上裝室裏。這一晚，他這房間裏來了一大羣男人，都是來看這件禮物的。大家喝采叫好，一房間裏都是聲浪，就像一羣馬叫。戲園的女戲子聽見了，也來敲門。夏京虛隔着門叫道：「我的好姑娘，你不能進來，我的衣服還沒有穿好。」

散戲的時候，夏京虛聳着兩隻臂膊說道：「這件寶貝東西，我怎麼辦呢？我要帶回家去，我的女房東是不答應的，還有女戲子常常來看，我這又不是一張照片可以藏在抽屜裏。」

他背後替他理頭髮的人聽他自言自語，也替他打算，忍不住問道：「你爲什麼不賣了他呢？我家隔壁的一個老婦人專做古董的生意，他一定肯出很好的價錢問你買這個。這個老婦人姓史茂洛夫，這城裏人都認得他。」

夏京虛就依了他的主意。

過了兩天，葛醫生正在他的書房裏，嘴裏啣着烟斗，心裏想着一件醫學的問題，忽然房門開了，前天送禮物的少年，亞歷山大史茂洛夫走了進來。那少年滿臉都是喜色，高興得很，得意得很，手

裏拿着一件東西，用報紙包裹着。

他忙着說道：「先生，你想我怎樣快活？運氣真好？巧得很，我母親居然買到你那對燭台的那一支了。你這一對現在全了，母親高興得了不得。」

他所生只有我一個兒子，你救了我的命。」

他快活得手都顫了，滿心的感激，他把包裹解開，把那支古銅燭台擺在葛醫生的面前。

葛醫生張開口，要想說句話，但是說不出，——他沒有說什麼。（選短篇小說）

## 葬沙

法國魯俄原著  
奎章譯

勃爾登省底海岸邊，時常有個人——旅行的或是捕魚的人——乘潮落的時候，在離岸很遠的沙灘上走。但他走了幾分鐘，忽然覺得有些不便當，腳底下的海灘，好似膠水一般，鞋底上粘着的沙，也簡直和漿糊一般。沙灘十分乾燥，但是人走在上面，等到腳一提起，所印的腳跡，却已被水裝滿了。眼睛裏也看不出什麼變動，只見一片冷僻的平平的海灘，一總的沙都是一般樣子，也分不出那塊沙土是堅實的，那一塊是不堅的。一簇海蟲，在旅客底腳邊飛舞着。旅客向前走去——

向着岸邊走——想走近岸邊。他一些也不望念。有什麼望念呢？他只覺得有些不妥當，好像他脚下重量一步加重一步了。忽地裏陷了下去，有二三寸深。他一想這不是一條可走的路，便立定了想辨一辨方向。低下頭去看他底脚，已經看不見了，沒在沙中了。他把脚拔出，想旋轉身子向原路上回去。但陷得更深，沙到脛上了。想極力掙扎出險，才向左邊一竄，沙反擁到小腿，向右邊一跳，沙齊了膝。於是他面上現出說不出的恐怕，知道自己陷在鬆沙中，他的底下，便是人不能走的，魚也不能游的，可怕的去處。他把肩上負的東西拿下來，好如遇險的船隻，想減去些重量，快得很，沙在膝上面了。

他高聲喊救，揚着帽子，手帕，但是沙却把他愈拖愈深了。沙灘這般荒涼，陸地離開這般遠，灘又是著名危險的，近邊又沒有勇敢的人來救他，完了，他處罰葬在沙中了。他受罰這可怕的逃不掉的，慘酷的，慢吞吞地不快不遲的埋葬。幾點鐘裏，倒也不就結果他。也不妨礙他的自由，也不害他生病，只使他立着，把他的脚向下拖去。隨着他底掙扎叫喊，一步一步地引他下去。這真是好像他要抵抗，反受加倍的刑罰。一邊慢慢地拖他下去，一邊却儘他賞識四周的风景，鄉野裏的樹兒，草

兒，村莊上的烟兒，海船上的帆兒，飛鳴的鳥兒和日兒，天兒。

沙葬的一個墳，好如潮水，從地下擁上來的。漸漸地加高，一分鐘也不停。那個可憐的人，想坐一下子，想橫下去，想爬起來，一舉一動，都使他反埋得深了。立了起來，却又深入了許多。他知不是好道了，屈出兩隻手，高聲向着老天求救，但却沒有希望了。

他看沙齊了他底肚子，快到胸前，只剩半個身子在外面了。他就放聲哭起來，伸起兩隻手，狠命地向上掙，指爪向沙上亂抓，想拔出來。兩只臂膊撐住了，想脫離這兒。沙上來了，齊了肩了，到頸上了，只剩了面孔還可以看出。張開大口喊，沙塞滿了，靜默了。眼睛還睜着，沙遮蓋了，烏黑了。後來，額子漸漸下去了，祇有幾根頭髮，在沙面上飄着一隻手露在外面，在沙面上亂挖，抖擻着，顫動着，隱滅了。唉這是一個人不幸的結果！（選覺悟）

## 保存國粹

唐 俟

從清朝末年，直到現在，常常聽人說「保存國粹」這一句話。

前清末年說這話的人，大約有兩種：一是愛國志士，一是出洋遊歷的大官。他們在這题目的背



後，各各藏着別的意思。志士說保存國粹，是光復舊物的意思。大官說保存國粹，是教留學生不要去剪辮子的意思。

現在成了民國了，以上所說的兩個問題，已經完全消滅。所以我不能知道現在說這話的是那一流人，這話的背後藏着什麼意思了。

可是保存國粹的正面意思，我也不懂。

什麼叫「國粹」？照字面看來，必是一國獨有，他國所無的事物了。改一句話，便是特別的東西。但特別未必定是好，何以應該保存？

譬如一個人臉上長了一個瘤，額上腫出一顆瘡，的確是與衆不同，顯出他特別的樣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據我看來，還不如將這「粹」割去了，同別人一樣的好。

倘說：中國的國粹，特別而且好，又何以現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搖頭，舊派也嘆氣。

倘說：這便是不能保存國粹的緣故，開了海禁的緣故，所以必須保存。但海禁未開以前，全國都是「國粹」，理應好了，何以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都都嘆氣。

倘說：這是不學成湯文武周公的緣故，何以真正成湯文武周公時代，也先有桀紂暴虐，後有啟頑作亂，後來仍舊弄出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也都嘆氣。

我有一位朋友說得好：「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

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

## 戰俘

法國莫泊三著  
章益譯

自從瓦特施納夫跟着德國兵隊，打到法國境內，他終日愁眉不展，自嘆是世界上最苦惱的人。他身軀很胖，稍為走動，就覺得吃力，喘息不止。他的一雙尊足，又肥又扁，所以走路的時候，更感痛苦。他底性情，是極其和平慈善。他有四個子女，他們夫婦間的愛情，真是甜蜜無比。瓦特平素「養尊處優」，喜歡夙眠晏起，飲食亦很考究。他生平常說，「天下惟有和平的人，可以令終。」至於槍、砲、刀、劍這些東西，他自有生以來，就恨之刺骨。他尤惡槍上的刺刀，因為他自知氣力不濟，不能把刺刀揮運自如，保證自己底肥軀。

瓦特和衣躺在地上。此時夜色已深，其餘的兵士都已鼾睡。但是瓦特滿腹愁思，翻來覆去，總睡

不着，想想家裏的妻子，和自己所處的危境，既是傷感，又是害怕。他想到：

「若是我，不幸陣亡，那麼家中的細小，怎樣得了呢？誰人肯來養活他們，照料他們呢？我家又不甚富，雖然我臨行的時候，籌了一筆款子，丟給他們，那數目亦很有限，那能持久呢？」想到這裏，不由得淚流滿頰。

又開仗了！瓦特底腿，真撐持不住了！他若非怕跌倒的時候，別的兵丁，走他肚子上踹過去，他簡直願意躺下了！他聽聽那飛彈蚩蚩的聲音，嚇得毛髮直豎起來！

他如是心神不寧的，又勉強度過了數月。

他底軍隊，朝腦門德開行。有一天，他被派隨着一小支隊，去到一處地方放哨。起初很安靜，似乎敵人毫無準備。

普魯士底兵，平平安安地朝前走。剛走到山谷裏的十字道口，陡聽得一陣排鎗，連忙止步，已經射倒二十幾個人。只見樹林裏擁出一枝法兵，個個鎗上，明晃晃地插着刺刀，直撞過來。

瓦特早嚇呆了。動亦不敢動。停了一刻，他想想「快逃罷！」但是他身體肥大，跑起來像隻烏龜。

一般，那裏比得上那山羊似的法國瘦鬼跑得快？總算他運氣好，他忽然看見離他五六尺光景，有一條深溝，其中枯枝乾葉，已遮滿了。他也不顧及溝的深淺，就閉目攢身，往溝裏跳去。

他像一枝箭一般，一霎時，已落在溝底碎石上面。經過那些枯枝的時候，臉兒手兒，都被荆棘扯破了。但是他也不覺得疼。

他這時舉目一看，只見那些叢枝亂葉，被他跳下時弄散了，成了一個圓洞，露出天光。他生怕還不穩妥，萬一敵人從洞口看見他，豈不誤事？連忙爬到枝葉較密的地方，這才放心。他此時真像個驚弓之鳥，把身體攢緊，靜伏不動。

他聽聽砲火的聲音，還是轟轟不斷。好容易等了好久，纔聽見槍砲漸漸停了。等一會，外面的荒郊，又沈寂如死。

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猛覺得身邊有個東西跳動。他這一驚，非同小可仔細一看，才曉得是一隻小鳥，歇在枯枝上，弄得乾葉兒窸窣地響。別的不打緊，只可憐那瓦特一顆半破的心，又嚇得亂跳了一陣。

天色又晚了，山谷慢慢昏黑了。瓦特自己想到：「現在怎麼辦呢？若說再回到營裏去罷，又怎樣去法？非但道路上危險，而且將來又重復担驚受怕，吃盡辛苦，那我是決不幹的，我決沒勇氣再回去。而且那種勞苦，我底身體亦再受不住。但是到底怎樣？我當然不能久居此地，等戰爭完了再出去。若是我不用飲食，或者可以長久躲在此處，只可惜我這副皮囊，是一天也餓不得的。」

他自己看看，穿着軍衣，拿着軍械，獨自一個人，深入敵境，舉目無親，害怕起來，真「不寒而慄」。也是他福至心靈，猛然想到：「我何不做一個俘虜呢？真笨極了！我若是做個俘虜，那麼，法國人給我吃，給我住，住在收容所裏，四面把守的很牢固，決沒有生命的危險，我豈不是得了救嗎？快做俘虜呀！真是好法子！真是救命的好法子！」

他主意既定，決計去做俘虜，立刻立起來，要實行他底政策。但是他又不動了，他肚裏又起了疑慮。要做俘虜，怎樣做法？到那裏去做誰人能介紹他做俘虜？他底腦中，又生了許多可怖的幻境。

他既要做俘虜，勢必須獨自跑出來的了，他帶着戰盔，在荒野裏跑，若是碰着些法國農夫，那可糟了！

那些農夫，看見一個單身的德國兵，還了得！你一鋤，我一剷，他一叉，豈不將他搗成肉泥肉泥還不算哪，他們還要放在鍋裏煮化呢！唉，可怕極了！

又設或遇見了法國底獨立隊，亦是該死，這種隊伍，凶悍不堪，見了德國人定要打死，他們好似殺人的事，看得和尋藥一樣。他想到這裏，好像自己底身子，已經靠在牆上，前面有許多鎗的圓口，都向自己努目相視。

又假使遇見了法國大隊的人馬，更不得了。他們只當他是個偵探，來此探聽消息的。頃刻間要把他底身體，射出幾千個透亮的窟窿！此時他耳邊已好像聽見鎗聲！

他想想去，再行坐下，覺得他底地位完全是只有死路，沒有活路的了。

頃刻間夜色已深，黑地裏靜悄悄的。此時瓦特再不敢動，稍聽見一點響動，他就嚇得要死。有一隻兔子，在洞邊搔癢，差不多嚇得瓦特要逃走。他把兩隻眼睛，睜得銅鈴一般，在暗中留心察看。有人來，他時常好像聽見有人在他底身邊走動似的。

長夜如年，好不難耐。好容易他從樹枝底縫裏，才看見天光漸亮。他真似遇了赦的，四肢敢鬆動

了，心也寬了，不覺眼睛閉了，呼呼鼾睡。

一覺醒來，太陽懸在當頭，大概時已近午。和平的日光，照着田野，一點聲息都沒有。這時瓦特覺着飢餓中燒，刻不可忍。

他打了個呵欠，想着軍中香美的糖醬，不覺饑涎欲滴，腸胃裏尤感痛苦。

他站起來，走了幾步，覺得兩腿發軟，只得再行坐下。自己思忖了兩三個鐘點，只是進退兩難，沒奈何處。

後來想着一個方法，倒還不錯。他想等一個單身農夫，手裏沒有兵器，亦沒有工作用的危險傢伙，走過的時候，他就可以跑到他面前，把雙手擎起，表明降服的意思，求他幫助。

於是他把戰盔取下，因為盔底尖頂，容易惹人注目，將頭伸出洞口，小心守望。

誰知總沒單身人走過。他看見老遠的，右面有個小村落，人家的炊烟，從屋脊上飄入雲際。左邊呢，他看見道旁樹木的盡頭，有座古堡，四圍的雉堞矗立森然。

像這樣一直等到晚，受盡痛苦，一個人亦沒看見，只有那烏鴉一陣陣飛過。

黑夜又罩在他底身上。他躺在溝裏睡着了，但是常常驚醒，像發寒熱一般。

天才破曉，他就坐起來張望。田裏仍然空寂無人，和前晚一樣。瓦特心中，又生了一種恐慌，他怕要餓死了。他筆直地躺在洞底，面孔朝天，眼睛閉着。他髻髻看見許多各色的野獸，跑到他底身邊，張口吃他，還有一隻大鴉，用他底尖嘴，啄他眼睛。

他差不多是癡了，他想着自己已太軟弱，怕要發昏，他決不能再走路了。後來他想還是直衝到那村落裏去，什麼都不要怕，但是他恰巧看見三個農夫，握着鋤頭，到田裏去，他早又嚇得縮頭躲入溝裏。等到天色沉黑，他慢慢的爬出溝來，曲着腰，向着古堡走去。他心中恐怖已極，心房跳動不休。他以爲那小村和老虎洞一般，去了決難倖免，所以甯可到古堡裏去。

古堡裏燈光，從窗口射出來。有一隻窗大開着，一陣燉肉香，從裏面洩出來，直鑽入瓦特底鼻孔。他不由得勇氣陡增了許多。他絲毫不猶豫立刻跑到窗外，站着——他底尖盔，還在頭上。

房子裏面，八個僕人，圍着一張桌子吃晚飯。陡然一個傭婦嚇得目瞪口呆，手中酒杯，掉落地。大家順着伊底視線一看，只見一個敵人！



「天呀！普魯士底兵，來攻打這堡了！」

只狂喊了這一聲，只喊出這一句可怖的話，大家一擁都朝後門跳跑。椅子擠翻了，男人都把女人推倒，從伊們身上跑過。兩秒鐘之內，屋裏逃得乾乾淨淨。桌上還擺着許多食品，瓦特看着，早已厭了，老站在窗外發楞。

他遲疑了一會，爬過窗來，向着餐桌走近。他餓得發抖，但是他底恐怖，又把他底身體弄麻木了。他聽了聽，房子似乎有點震動，一會兒像關門，一會兒像有人在樓上跑。他留心聽着這些拉雜的聲音，又聽見一種沉悶的聲音，好像一個人從樓上跌在墻脚下軟泥上的聲音。

歇一息，各種動作，都停止了。堡裏極其靜寂，如同墳墓。

瓦特坐下來，揀了一盤未曾動過的菜，張口大嚼。他生怕有人來阻擋他，於是狼吞虎嚥地趕快吃。他兩隻手替換着，把一片片的肉，望嘴裏塞。那食品只是往肚裏滾，把咽喉都漲大了。有時他像一根橡皮管，要開裂了，他才肯稍停，倒一杯酒，澆入喉中，灌乾淨了再吃。

一霎時風捲殘雲，盤中的菜，瓶中的酒，都一掃而空。他吃亦吃夠了，飲亦飲足了，精神亦疲倦了，

嘴亦吃膩了。他把軍衣脫了喘喘氣，他是寸步難移的了。他底眼睛漸漸合攏來，神智漸漸糊塗，他伏在桌上睡着了。

天氣很冷的，正是將要天亮的時候。將落的月兒，淡淡的從樹隙裏照在花園地上。樹林當中，一片無聲的黑影兒，慢慢的移動，却和月兒底寒光夾雜着。岑寂的古堡面前，擺了一大塊影子。惟有下層兩個窗裏，射出亮光，忽然有人一聲大叫：

「弟兄們，快前進！進攻！」

頃刻之見，門兒，窗兒，百頁窗兒，統統打開，一夥人三脚兩步地擁進來。大約着有五十個全身武裝的兵丁，搶到廚房裏。可憐這時瓦特正在黑甜鄉裏，被他們五十枝洋鎗，對着胸口，從椅上推翻，繩穿索綁的從頭到脚，細得結結實實。

那時瓦特雖醒，喘了口氣，可是被這些人驚駭了，絲毫不明白是怎麼一會事。

猛然有個金裝燦爛的肥碩兵官，走上前來，用一隻腳踏在瓦特底肚皮上，高聲叫道：

「你是我的俘虜了，還不快投降！」

瓦特只聽見「俘虜」二字，滿心歡喜，連忙哼道「是，是，是。」

於是那些兵丁，把瓦特提起來，捺在椅子上，細細的搜檢。那些兵都是氣喘如牛，有幾個兵因為辛苦太過，剛才又太激昂了，現在覺得疲倦，坐下來休息。

瓦特現在有笑容了，他因為到底達着要做俘虜的希望，非常慶幸。又走進一個軍官說道：

「大佐，敵人盡已逃走了，幾個好像已經受傷，我軍已算佔領此地。」

那肥碩兵官，舉手摸着額骨，高呼道：「戰勝了！」

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本小日記簿，寫在上面：

「慶戰良久，普魯士軍敗退，彼軍死傷甚衆，約有五十餘人，已成殘廢。又有多兵，被我軍擒獲。」

那少年軍官又回道：

「現我軍進止如何，還請大佐面示。」

大佐道：「我們應該暫退，防着敵人反攻，他們底砲火，是很兇的。」說完了就發令退兵。

那隊伍在古堡牆脚下黑地裏排齊開行，瓦特仍然週身細着，六個手裏拿着手鎗的兵，抬着他走，還有許多哨探，在前面開路。兵隊行走時極其小心，常常停住。走到天光破曉，到了奧索地方。這隊凱旋軍，就是駐紮此地的。

地方上的居民，很爲興奮，已等待好久了，剛剛看見那戰俘的尖盔，大家已狂呼起來。婦女們把雙手高舉，老婦們亦有下淚的。其中有個老者，把手中拐杖，向瓦特拋去，倒把一個兵士底鼻子碰傷了。

大佐連忙叫兵士彈壓着衆人，不許傷及俘虜。到了部署，開了獄門，把瓦特推進去，這才鬆綁。監獄的四週，派二百個兵巡守。

瓦特雖然因爲昨晚食得太多，肚裏不消化，很爲難受，但是他快樂已極，手舞足蹈地跳了一陣，又嬉嬉哈哈地笑了一陣，好似中了瘋魔。直到跳不動了，跌在牆脚下，才肯安靜。他做了戰俘了！有活命了！

那古堡被敵人佔據，只有三個時辰，就奪回來。

大佐名叫魯提爾，是個布商出身，這次身先士卒，立了這樣奇功，後來得了一塊名譽的勳章。（選平民）

## 瞎子

法國莫泊三原著  
孟侃譯

何以太陽光給我如此快樂呢？爲什麼那個發光的射到地球上，我們就有充分的愉快呢？天上全是蔚藍的，野外全是長青的，房子全是潔白的，我們的眼睛接觸了這許多美麗的顏色，能夠使精神上都受着快樂，使我們心裏發出各種現象，一會兒要跳，一會兒要跑，一會兒要唱，有活潑的思潮，有發展的想法，覺得我們總想永遠不離開太陽。

那個可憐的瞎子，雖然永遠受黑暗世界的風味，但是他坐在門口，一點不動，平平穩穩，如同在快樂中間。四圍的東西他一概不管，祇管住他的狗，不許他跳來跳去。

這時候天快黑了，一個小孩子拉着他的手回到家裏去。倘若這個孩子說：「今天天氣真好。」他也必定接着說：「我知道天氣很好，魯魯（狗名）不安靜得很呢！」

他是一個鄉下人，一個腦門農夫的兒子，他父母存在的時候，他是有人關心的，並沒有受大苦。

除非得了很重的病，但是他父母死了以後，他困苦的惡運就一點一點的來了。他倚靠他一個姐姐，田莊裏的人，待他如同乞丐一般，他所吃的全是人剩下的殘羹頭。每次吃飯的時候，是他受責罰的一個中心點，人因為他無用，給他起一個外號，叫「雄蜂」或「小丑」，不但他的產業爲他姐夫奪去，就是他每天要喝一碗湯，都怨恨的很——祇算不把他餓死罷了。

他臉上非常枯瘦，兩個銅鈴一般的眼睛，又大又白，好像薄餅一樣。一點生氣都沒有，閉着口不說，傍的人也不知道他有沒有感覺的作用。

換一句話說，他從來不知道什麼叫「慈愛」。他的母親待他也很不好，對他一點都不關心。因爲在鄉下地方，無用物總看不起的，他所歡喜的是母雞，因爲能夠生利。其餘一切用不着的東西，都是反對的。

他剛把羹喝完，在夏天末，就望門口走。在冬天末，就望烟囪的角上走。除此以外，他坐着一點不動，非到晚上，不輕易離開。他也沒有旁的舉動，祇見他的眼皮，有時候向下動幾次，蓋住他慘白無光的眼珠，這是腦筋作用，不能勉強的。他有智慧嗎？有思想機能嗎？有覺察自己的作用嗎？從來沒

有人去詢問他。

照這樣過了好幾年，一點事都不會做，件件事都要人的被動。所以他的親戚對他，也一天不如一天，成了一個可笑的動物。一個卑賤的頑意兒，一個殘暴的娛樂品，大家圍住他作野蠻的快樂。

我們很容易想出他們取笑的原因，他們養着他，覺得必定要一點報答纔舒服。什麼報答呢？就是拿他吃飯的時候都當娛樂品，這算是給他一種懲罰。

近着這裏的鄉下人都到這個娛樂場來，一家傳一家，門口的人是川流不息的，每天田舍廚房裏的人是常滿的，比方說，他們把一隻貓或一隻狗放在桌上，在盤子的前面，他剛剛想喝羹的時候，這動物自然而然的嗅出人的弱點來了，慢慢的靠近盤子，輕輕的吃起來，舐那碗很有味的羹，不知不覺舌頭聲音舐得大了，惹起可憐人的注意，那動物趕緊縮回去，閃避那人用調羹打他，這是出自瞎子的自然的。

旁觀的人擠着這個牆，大笑起來，互相擠觸，脚在地板上亂踏，但是他一句話也不說。一面用右

手吃，一面用左手保護桌子上的盤子。

傍的時候，他們讓他嚼瓶上的軟木塞子，小片的木頭，葉子，並很髒的東西，這是他分別不出的。以後，他們就是說笑話也覺得陳腐無味了，他的姐夫，不願意永遠養着他，就不停的打他擊他。人就譏笑他抵抗或還擊無用的。後來又與出一種新的快樂，這種快樂是打他的臉。種田的人，僕女，就是走這裏過的流氓，都打他一下，鬧得他的眼皮一上一下的直動。他不知道藏在那裏好，所以有人靠近他的時候，他的手常常舉起來保護他自己。臨了，他迫不得已，祇有乞討的一個法子。當市集的那一天，有人把他領到大路上去。他一聽見腳步的聲音，或車輪旋轉，他脫去他的帽子，口乞的聲音說：「做好事啊！請救救苦人吧！」

但是農夫是一點不浪費的，等了一個禮拜，一個銅錢也沒有要着。

後來他成了一個極苦的苦人，沒人可憐他，這就是他致死的緣故了。

嚴肅的冬天到了，地下滿是白白的雪，並且凍得很硬。有一天早上，他的姐夫把他領到大路上去，因為可以希望得着一點施捨的東西。這可憐的瞎子整天的站在那裏，等到晚上來了，他的姐



丈告訴家裏人，說他找不到這乞丐的蹤跡，接着又說：

「呸！頂好是不要管他！他因為怕冷，被傍人領去了。怕什麼！他是不會去的。他明天一早就會回來吃羹了。」

第二天他還是沒有回來。

他等了好久，沒有人理他，身上都凍僵了，覺得他自己快要死，很無聊的望前走，身上結着又硬又厚的冰，找不出路來，不得已低着頭向前瞎走。忽然摔在溝裏面，再爬起來，一點都不出聲，他的目的是想找一個可棲息的地方。

但是天上的雪一陣陣的向下飛，他虛弱的四肢再不能望前進了，他祇有坐在野外的地上，這一次坐下去，就永遠不能起來了。

大片的白雪還是紛紛的接着望下落，他滿身都掩蓋的是雪，所以他的身體凍的很硬，像這樣不間斷的堆積，一會兒功夫就把瞎子蓋得看不見了。四圍都是一樣，沒有法子指示他的屍首藏在那裏。

他的親戚裝出很忙的樣子來，訪問他，尋覓他，差不多有一個禮拜，裝出哭的樣子來。

冬天是很嚴厲的，溫和的氣候很不容易變過來，在禮拜日那天，一個農夫因為有事走野外過，看見一羣烏鴉，在上面繞着飛，看上去像下黑雨一般。

這些烏鴉天天還在那裏，一點都不飛開。一面叫喚一面飛下來，布滿在又亮又白的雪上，如同破碎不堪的黑布一般，望裏面不住的搜尋。一個少年走那裏過，覺得很奇怪，走上前去看，裏面現出瞎子的死屍來了，他的身體已經吃去了一半。他的慘白的眼睛也不見了，這都是被饕餮的烏鴉啄去的。

在太陽光裏面，我永遠不會忘了這慘目驚心的記念，那可憐的乞丐，他一生的幸福都被否運剝奪去了。但是他慘死以後，真正脫離苦海，可爲他的知心人慰藉呢！（選東方雜誌）

## 海浴中之鱷魚

梁紹文

韓文公在潮州祭鱷魚，說是「潮之北，大海在其南」，後來潮州真沒有鱷魚之患，而南洋各處，鱷魚爲害甚烈，有些人說這是韓文公將他趕到那裏去的，我們暫時不管南洋的鱷魚是不是韓

文公趕來，然而南洋極害鱷患，這是不可掩的事實。

鱷魚是兩棲動物，他在海裏找不着食糧，便要去岸上尋，他的形狀，彷彿像壁虎，不過壁虎是鱷魚幾千倍的縮影，鱷魚是壁虎幾千倍的放大罷了。他憑着四足一尾的本事，到處與人爲敵，海濱的草地，當黃昏將屆，月色微明時，居民因乘風賞月，散步郊遊，鱷魚就乘此機會，將長長的尾，橫截路中，使人矇朧莫能分辨之頃，突然運用他那寬厚而有力的尾巴，將人捲入海裏去，任你智比曹操，力比項羽，到了此時，只有束手待斃，這是他在岸上攫人爲食的方法，在海裏更不必說——隨時隨地都是他的勢力範圍。

海水浴在天氣極熱的地方，是最普遍的一種運動，因爲平素在家已經每日要沖三四次涼，若是到了下午，太陽漸次西歸，往海邊尋海水浴，那是最爽快的事。有一次，兩位朋友邀我到海邊的別墅遊玩并試海水浴，費了一點鐘汽車的時間，才達到目的地，果然海闊天空，清風習習，海邊一帶，亭臺三五，掩映在望，椰林滿目，搖撼生姿，這種景緻，果然令人愛慕，我的朋友和我共三人，到了別墅，飲過汽水，彼此遂脫去外衣，更換一套游泳衣服，我忽然問一聲：「我們在海裏浴，怕有鱷魚

罷！我的朋友說：「不要緊！不要緊！這裏現在沒有鱷魚了，我們去罷！」說了這幾句話，一個朋友就奮勇當先，躍入海去，沒一盞茶時，我在那裏小解後扣衣鈕，猛聽得：「啊呀！啊呀！兩三聲，聲線高而緊，若有甚深危險的表示，急回頭一望，見先入海的朋友已從海灘奔向岸來，面色青而微顫，眼色變藍，露着齒，曲着腰一足只以跟踏地，足掌翹起，行一步，吁一步，若不勝其痛苦的样子，我們連忙問他：「做什麼？做什麼？」他用粗緊的聲音回答：「鱷魚呀！鱷魚呀！你看一看我的腳！」只見他的左脚已變鮮紅的腳，流出熱血，與身上未乾的海水溱和起來，格外覺得可怕！

我們連忙扶他坐在籐靠椅上，將溼衣服換了，將血跡抹淨，只見他膝之下股之上被咬一小洞，足二趾亦被咬一小口，細勘所咬的牙痕，像圓的不是長扁的。我們想：鱷魚的牙是板牙，現在所咬的牙痕既是圓的，想這不是鱷魚所咬的了，遂問他躍海溺水時直至被咬的經過情形。

他回答說：「我一跳入海去，洩了幾洩已經是離岸很遠，水勢漸深了，我正要翻身仰洩，忽然膝下創極而痛，最初我還以為碰着木椿，用手一摩，剛剛摩着一條魚尾，我返身就向淺處極力撐持，他還想啣着我的足趾拖我入海去，幸而我洩得快，趕忙洩至海灘淺處，奔馳上岸，你摩摩我的胸

「肺，」我用手掌貼近他的胸肺，只覺得十五個水桶在井裏吊水似的，七上八落，心房跳動得很利害！他繼續說：「恐怕這是細的鱷魚，倘是大的呢，我一定掙扎不來，今日一定沒有性命了！」

他剛說完這句話，另一個朋友即刻加入說：「這那裏是鱷魚？倘若是小鱷魚，在水裏亦似生龍活虎一樣，他既啣着你，那還容你跑得脫！這大概是小鯊魚之類，所以咬你一口就走。」

我們未下海的見了這個情形，大家都有些害怕！不管他是鱷魚好，是鯊魚好，我們已經決定不嘗試這裏的海水浴了。（選青光）

## 鱷魚崇拜與猴子拜鱷魚

梁紹文

這裏說「鱷魚崇拜」，不是說鱷魚會崇拜什麼，乃是講一種人崇拜鱷魚的習慣。鱷魚有何德能而至於令人崇拜？這個問題，就是不可思想的世界問題了。

古時未開化的人類，有崇拜太陽的，有崇拜火的，有崇拜獅虎一類地猛獸的，各有各主觀的宗教見解。鱷魚崇拜，亦無非由那種野蠻的宗教見解發生出來，這一種的信仰，不過僅限於最小部分的馬來人罷了。

鱷魚這類東西，說也奇怪，竟似秉性含靈一樣，他在海裏，便作水族中之虎，在岸上便爲人類中之敵。他最好食小孩子，住居濱海的馬來人，常常關着前門而失去小孩的，原來鱷魚從後門將小孩捲跑了。聞婆羅州有一處濱海地方，馬來人聚族而居的頗衆，一日，有一姓人家的獨子，在海邊經過，忽然被鱷魚攫去，母親望子極切，但總不見歸。過數日，海邊浮出一個頭顱，驗之，果其子，大慟！乃奔祭司處哭求申冤，祭司至海邊視察一週，同至鱷王廟，詭訴情由，哀哭一晝夜不去，忽有大鱷魚一尾自外至，跪於母前，貼服不動，意若悔罪請死。祭司乃集合族人至廟前，宣告鱷魚罪狀，並在廟前當衆將鱷魚處死，以後鱷魚之害稍戢，羣以爲此乃鱷王所賜，祭祀益謹。

鱷魚兇悍比於虎，上邊已經說過，但是鱷魚的本事還不止此，他能上樹獵取食品，追飛逐走，機變異常，他雖如此蠻橫，具絕大的本領，却是小小的猴子，可以將他克制。猴子的智力，比別的禽獸都靈活，他連結着十數只猴子，便可以臂挽臂，足纏足，變成極長的猴繩，如果地面來了一只大鱷魚，他就用這種結繩的妙法從樹上倒吊下來，給鱷魚一幌，鱷魚肚餓了，見着他自然尋他作食料，這些猴子設計引他上樹，猴子自己躲了，鱷魚的尾巴是很長的，猴子却曉用一根堅韌而長的青

藤，將鱷魚的尾巴緊纏着樹上，樹枝的面積是很細的，無論如何，龐然大物的鱷魚上了樹是總難得轉動。猴子在那個當兒，却是靈活無比，攻弱襲虛，故能將鱷魚的尾巴纏緊，然後卻出大隊來攻鱷魚的頭腹。此時鱷魚必扎拚抵抗，不料手足一離樹枝，便倒吊起來，頭重尾輕，再也不能翻身爬到樹上，於是遂吃猴子倒吊了。餓不能食，渴不能飲，始初還掙扎想逃，迨力盡筋疲，吊了兩日後，樹上就有吊死的鱷魚，於是猴子就如此得着他的勝利了。

但我們要明白，猴子的勝利，不是單獨一個猴子可以做得來，他的勝利，乃是合着許多猴子幫手，纔可以成功的。所以合羣是猴戰勝鱷魚的第一要素（選青光）

## 一個朋友

葉紹鈞

我有一位朋友，他的兒子今天結婚。我去擾了他家的喜酒，喝的醉了！不！我沒有喝的醉！

他家的酒真好，是陳了三十年的花雕，呷在嘴裏滋味微厚而微澀，——這個要內行家才能扼要地辨別出來——委實是好酒！

他們頑的把戲真有趣！真有趣！那一對小新人面對面站着，在一陣沸天震地的拍手聲裏，他們

備鞠上三個大躬。他們倆都有迷惘的，驚恐的，瞪視的眼光，好像已被貓兒戲嚇住的老鼠……不像像屠夫刀下的牲牛。我想：你們怕和陌生的人對面站着麼？何不啼着，哭着，嬌央着，婉求着你們的爹爹媽媽，給你們換個熟識的，知心的人站在對面呢？

我想的晚了，他們倆的躬已鞠過了！我又何必去想他！

那些賓客的議論真多，做了烏鴉，總要啞啞地叫，不然，就不成其爲烏鴉了！他們有幾個稱讚我那位朋友有福分，今天已是喝他令郎的喜酒了。有幾個滿口地說些「珠璧交輝」「鸞鳳和鳴」的成語，還有幾個被擠在一羣賓客的背影後從人叢的縫裏端着那一對小新人，似羨似歎地說，「還是稀有的事！」

我沒有開口。

那幾個說我那位朋友有福分的，他們的話若是有理，今天的新人何不先結了婚，慢吃乳漿？那幾個熟讀成語辭典的，只是搬弄着礦物動物的名詞，不知他們究竟比擬些什麼？

「這是稀有的事！」這句話却有些意思。



然而也不見得是稀有，「稀有」兩字不妥，哈哈！我錯認在這裏批改學生的文稿了。

我那位朋友結婚的時候，我也去掇他的喜酒，也喝的爛醉，今天一樣的醉。這是十四年前的事。

「或者是十三年？記不清楚了。當時行禮的景象，賓客的談話，却還印在我的腦子裏，一切和今天差不多。今天竟把當年的故事重新搬演了一回。我去道賀作賓客，也算是要配角呢。

我還記得那位朋友結婚之後，我曾問他：

「可有什麼新的感覺？」

他的答語很有趣：

「我喫喝，玩耍，却依舊，快意的地方依舊，不如意的地方也依舊，只有臥榻上多了一個人，是我新鮮的境遇。」

我又問他：

「你那新夫人的性情和思想如何？」

他的答語更有趣：

「我不是伊，怎能知道那些呢！」

他自然不知道。他除了唯一的感覺「新鮮的境遇」而外，那裏還知道別的。我真傻氣，將那些去問他。當時我便轉了詞鋒道：

「伊快樂麼？」

「伊快樂呀！伊理妝的時候，微微地，淺淺地，對着鏡裏的伊笑。伊見我進內室，故意將臉兒轉向別的地方，兩顆烏黑的，靈活的，動人的眼睛，却暗地偷覷着我，那時伊頰間頰總含着無限的慶幸，滿足，戀愛的意思。伊和女伴商量修飾，議論風生，足以使大家心折。伊又喜歡「又麻雀」，下半天和上半夜的功夫，都消磨在這一件事。你道伊還有不快樂的一秒麼！」

後來他們夫妻倆有了小孩子了——便是今天的新郎。他們倆遭逢了這個，歡喜的非常，但是說不出爲什麼歡喜……我又傻了，覺得歡喜，歡喜就是了，要說出什麼來？這個歡喜還普及到他們倆的族人和戚友，因爲這事也滿足了彼等對於他們倆的期望。然而他們倆先前並沒有什麼豫計。論到這事，誰能有豫計？那一家立過豫算表？原來我喝的醉了！

他們倆生了兒子，生活上絲毫沒有變更。他吃，喝，玩耍依然如故。伊對着鏡裏的伊笑，儼觀着他得意，談論修飾，「叉麻雀」也依然如故。

小孫子吸的，是一個賣了兒子奪了兒子的權利換飯吃的婦人的乳漿。他醒的時候，睡眠的時候，都在伊的懷抱裏。不到幾個月，他小小的龐兒會笑了，小手似乎會招人丁。

他們倆看了，覺得他很好玩，是以前不會有過的新鮮玩意兒。一個便從乳母手裏抱過來和他接個吻，一個不住地撫摩他的小面龐。他覺得小身體沒有平時抱的舒服，不由得哭了起來。他們倆沒趣，又沒法止住他的哭，便教乳母快快抱開去。

「我們不要看他的哭臉！」

那小孩子到了七八歲他們倆便送他進個學校。他學些什麼，他們倆總不問，受教育原是孩子的事，那用父母過問呢！

今天的新郎還兼個高等小學肄業生的頭銜！他的同學有許多也來道喜。他們活動的天性沒有一處地方，一刻功夫不流露，剛才竟把禮堂當作球場踢起球來。然而對那做新郎的同學總現

出疑視，猜想的神情，好像他滿身被着神秘的。

我想今天最樂意的要算我那位朋友了。他非但說話，便咳一聲嗽，也柔和到十二分，彎了腰，執了壺，替賓客斟酒，幾乎要把酒杯敬到嘴邊來。他聽了人家的祝賀語，眉花眼笑地答道：

「我有什麼福分？不過幹了今天這一樁事，我對小兒總算盡了責任了。將來把這份微薄的家產交付與他，教他好好地守着，我便可無負祖先。」

我忽然想起，譬如我那位朋友死了，我替他撰家傳，應當怎樣地敘述，有了！箇箇括括，只消一句話：「他無意中生了一個兒子，還把兒子揪在自己的模型裏。」呀！諛慕之文那有這等體例！原來我喝的醉了！……（選隔膜）

## 愛之謎

白序之

去年夏天，我同一位舊同學繼武君，在滹河一個學校裏避暑。因為這個地方，是我們早年畢業的所在，所以我們對於他總有一番戀愛。每年暑假，或其他放假的日子，必得和他流連幾日，纔覺得滿足我們的慾望。大概我們的心，也是一般戀慕母校的人們，可以表同情的。

繼武是一位體魄堅強，而富於推理的人。對於世事，看得明透了解，輕易不爲感情所動，所以他的性情，比較地恬澹一些。我一見他常有一種不可名的畏懼，而他的眉目總含有一種深遠的憂鬱，和不可測的痛恨。

一天的傍晚，太陽臨去的餘光，瀉在青標碧草的上頭。樹林高閣都浸在醉薰薰的太陽餘暉裏。涼爽的南風，習習地自湖面吹來，一天的暑氣全被他吹散了。此時繼武和我在院中閒步，看看院院中的花，望望遠處的湖山，真饒十分趣味呀！

我們正被自然吸引着，忽聽得嬉笑的聲音，從背後傳過來。我回頭看時，就認得舊同學謝芝璞。君領着他的小孩子，同着他的夫人，從樓頭走過來了，看見我們就脫帽施禮。我也恭敬敬脫帽，問了一句寒暄。繼武却略略地點一點頭，謝君夫人也靜微微地答了一笑，就走過去了。迨他們去遠，我的注意力早移向別處去，偶一回頭，繼武君兀自呆呆地望着他們的影兒，動也不動，兩眼只顯出神。當時就動了我的好奇心，用客觀的態度，去觀察他們，移時他們轉過屋角去了，人影不見了。就聽繼武低聲說，「唉，孽障！」

這一句話，好似一柄鎗匙，突然開我的密藏寶庫，暴露出舊日的疑團來。

我於是說：「喂，繼武你又想甚麼呢？」他被我一問，吃了一驚，雖然極力掩飾，也會瞧出他的頹喪的神情。他說：「沒想甚麼。」口裏這樣說，眼淚珠兒却繞着眼圈兒滾了一周，移時，又笑了。我記得四年前，當我在本校讀書的時候，在一個春光明媚的早晨，一個齋夫笑迷迷地走進來，遞給我一個紅帖，我一瞧就曉得謝芝璞君成婚的請帖。第二天正是禮拜六，約在十二點鐘，有十幾個同學聚攏來，我們的班長逸璞，穿得齊齊整整地，對衆人說道：「今天我們給老謝道喜，非讓他將新娘給我們引見不可！」大衆同聲說：「對，一定！」逸璞忽向人叢裏用眼睛照了一個遭兒說：「怎麼？繼武今天爲甚麼沒來？」大家互相察看，果然我們友伴裏，少了繼武一人。有的向着臥房喊道：「繼武！繼武！快出來呀！繼武，我們等你呀！」抗着喉嚨喊了一會兒，不見走來。一個就向他房中跑去，也不見他的縱影兒。忽一個用手指道：「他來啦！他來啦！」大家舉目看時，只見一位身穿粗布藍色大衫，戴着一頂青色氈帽，直蓋到額前，連眼睛都遮上了，彷彿到甚麼紀念日，以誌哀悼似的。大衆見他來了，也不容分說，或推或挽，就擁出校門來了。

謝芝璞的家，離學校不遠。在路上走的時候，有的說，有的笑，都現出一幅愉快的氣象，表示人間配偶的喜慶，月下老人的功德真無量哉！

我走着就理會繼武只低着頭趑趄地向前走。

我當時想着，婚姻本是可喜的事，因為天上多了一對同命鳥，在地上又成了一雙眷屬……然而東家的一個男，西家的一個女，無緣無故撮合在一起，過他們茫茫家庭生活……實在月老命定的啊！

「恭喜謝君！」我們齊聲說，而繼武隱在衆人背後低頭不語。

庭前繫着五彩，院中滿了香花，賀客紛紛，都呈着一副笑臉，似乎都表示說：「婚姻是人間快樂的事呀！」

少時女伴扶着新娘出來了，頭上蒙着一幅細紗，在頂上打了一個花結，引着兩端直垂到地下。手裏拿着一簇鮮花，手指上隱隱約約地露出那婚戒的光芒來。我細看她的面容，一縷幽情裏，却含着無限的愁意！

大衆對着新娘，一個一個見了禮，最後只見越璞從人叢裏拉過繼武來，高聲道：「這位是繼武先生，年十九歲，按年比謝先生少兩歲，來見謝嫂嫂。」他的話沒說完，就見新娘感受甚麼精靈似的，顏色白一陣紫一陣，彷彿有一件東西，起於她的心裏，撞到她的臉上，受了意志的裁制，又回看到心裏，至終，從那一雙大而且深的眼睛裏，合着液體迸出來了，她趕快低下頭，轉身回去了，回頭時，繼武早走入人叢不見了。

寡情的羣衆，也不留心這事。對於這可異的事實，也少用同情的心去考究。社會實在是一個絕大的謬網，包容一切的謬誤！

從那日起，我的心象裏，增了一份懷疑。這種懷疑是無法解釋的，因為我不能找誰去問，更是明確的，因為感覺所給我的「預料」，是人所共認爲事實的。

這以前的事過去了，當時的新感，又將我舊日的疑團勾起來了。

我兩隻眼睛觀着繼武，要待問，却說不出口。

我們又在院子裏繞了兩個圈兒，紅日漸漸沉下去了，白日裏奔忙勞苦的人們，也休息了。一輪



皓月，浩浩蕩蕩地自地平線上昇起來，一切都寂靜了，只剩得蟬聲滿樹，和遠村互相唱和的犬吠。我從屋裏搬出一張桌子，放在院裏，兩把椅子放在兩旁。用燎壺燒了一壺滾湯，泡了茶，放在桌子上。我們兩人各斟上了一盃，放在手邊。我向椅子背上一靠，拿着一柄驅蚊利器，且扇且飲。我故用有意無意的腔調，問道：「繼武你看，那年我們在校的時候，老謝纔成了婚，一轉眼就會有若大一個孩子啦，光陰好快呀！」

他微微嘆了一口氣，只不做聲。

我又說：「生命如流水，這話是不錯的，按着他的步驟，一程一程地流過，其中雖經過許久坎坷挫折，流到盡頭，也分不出你是黃河，我是長江，早在大海裏歸一了……這樣人生何必愁，又何必自苦呢？」

他將身體略一轉側，顏色一動，說：「這話也不錯的，但生命流在中間，一傷了他的感情，總是悲苦的人，既不能脫離感情，也不能解脫煩惱。」

「不然，」我緊接着說，「有人說，憤怒，悲觀，是人的弱點，但是我說一切的感情，的苦痛，無論恨

惡，或愛情所生的，都是人生的劣點，是應當拋却的。」

他當時笑了笑說：「好一個過激主義！你怎會抗得過愛情呢？」

我這繼續說：「愛情就是苦——」愛之深，痛之切，所以我不知有愛情，也不知甚麼是痛苦！他被這句話挑撥得耐不住了，望住我笑一笑，拿起茶來呷了一口，對我道：「我原是一個最富於感情的人，因為一件事，便知道愛情也會因着時間景地變遷的，所以現在我感情的觸動，有些不靈，雖然偶一接觸，也會受反應的，但移時就化為冷靜了……你願聽我一段歷史嗎？」

我說：「我很願意！」

他於是將扇子搖了幾下，說道：「瑞雲是離我家不遠的一個女子，和我妹妹同學。我小時也常和她一塊玩耍……然而這不過表面相識。後來我在中學的時候——我那年是十八歲——有人對我們的父母給我們提親，因此我們以後見面，就不像從前態度的自然，然而默默中却生了一番關係了。我父親因我還沒有成了，就將這問題束置高閣了，後來過了半年，聽說瑞雲的母親要將她嫁給別人，我不知怎地，心靈裏驟然受了一番震動。後來聽說她抵死不願，於是我心才場

下了。」

「過了一個月，無端風浪又起來了，瑞雲的母親，受了金錢的運動，就將她許給……我們學校的一個學生。事情垂成了，瑞雲有一天晚上，哭着對我妹妹說：「妹妹呀，我無緣到你家裏了！」」

「狂風捲着巨浪，巨向我這小舟滾來，唉！可憐我這孤帆，掙扎不得，橋傾了，楫斷了，只得隨風浪漂流，沉淪在社會的黑海裏罷！」

「事情完了，我們的愛情也算告一段落……誰知不然呢！」他說着將冷茶傾了，又斟上一盃熱的，飲了一口，還繼續說他的話。

「有一天我到郭元家裏下棋，在內室有幾位婦女做針黹，我並未理會有瑞雲也在裏面。我們只顧說笑地下棋，過一小時，我就走了。後來我聽郭元的母親說：「真怪，繼武一來，瑞雲過一會兒就哭了。」

從那天起，我的精神就受了一種暗示，從我的靈府裏發出一種細微地聲音，「瑞雲哭了，你呢？」他說到這裏，他鼻腔也有些哽咽的樣子，彷彿還含着餘痛似的。

此時的月已爬到碧空，在廣大靜寂院裏，只照着我們兩個人兒。

良久，他也說不出一句話，我於是徐徐微吟道：「數載疑團今夕破，解鈴還須繫鈴人。」

他驚問道：「然則你已知其中底蘊嗎？」我也笑說：「因為我不知底蘊，所以懷疑四年了。」於是將我的觀察所得，一一告訴了他。

以後他又說：「她嫁謝芝璞之後，偶然看見我，就遠遠趨避，我也具同樣的心理。後來我竟想因為一線情絲，就牽動兩人的懷思和悲苦，是愚拙的。況且那情絲又繫住了別個，其中又何必再加上一個我，以至成三角式的戀愛，悲苦是免不了的。我這樣想，意態就冷淡了，那無形的痛苦沉澱了……也真怪，瑞雲自生了小孩之後，也對我改了她的態度，唉，孩子實在愛情的障礙物啊！」

此時屋裏的時辰鐘鏘鏘地打了九下。

我的懷疑完全解釋了，我想愛情好似春風，一經吹來，花也放了，蝶也來了。等到換了一陣秋風，花兒落了，蝶兒也隱了。然而暖窖裏的花也會開的，果也會結的——但她見花開了，果結了，那能再想蝴蝶的多情春風的甜蜜呢。（選小說彙刊）

## 哭中的笑聲

大悲

她皺着眉頭，咬定牙根，一步一頓地往前走。她手裏托着一個粗磁碗，盛着剛買來的半碗醬菜，因為覺着那碗的分量很重，她用兩隻手輪流着托那小小的一個破碗。她往常聽得許多愛講

「文明話」的人說甚麼「人非呼吸，不能生存」的話，總不肯相信。昨天她已然發現了自己底呼吸氣了。今天——不對——就在這走路的時候，她格外相信呼吸底必要了。但是她底力不夠，不能使她盡量的呼吸。病底苦痛，使她忘記了呼吸。風中的塵土，又使她不得不斷斷續續地停止呼吸。

好容易東一歪西一擺地走到胡同口，忽聽得拐角那邊唿嚕嚕一陣的響，眼前立刻就見一輛漆得比鏡子還亮的汽車，飛也似的滾了過去，眼簾中還留着一對穿黃衣的人影兒。她自問道：「前天拿盒子炮來嚇我的那個黃衣客，莫非就是他嗎？」

耳鼓中還在那裏唿嚕嚕地響，這就把她底一顆心領回十多年前去了。她猛然憶起失了她母親那一天的大水聲，只見浩浩蕩蕩的水把她家屋淹沒了。大水中間，有許多房屋底頂上，跪着許

多呼天呼地的人，又來了一陣痛，她纔如夢初醒——纔知道自己並不在那個怕的大水中。但是她細味目前的痛苦，比遭水災時要還厲害十倍。她又走了幾步，想到這一次闖了旱災，不知又要造就多少同她一樣的苦命鬼來與她競爭生存？她料想那一班嘻皮笑臉的，愛發脾氣的，醉薰薰的，沒有人性的老爺們，一定很歡迎這樣的天災與人災，因為這樣纔可以加添許多使他們暢心樂意的材料，但是她身上的痛苦禁止她，不許再想了。

她進了她底那個所謂「家」了。她走進小小的一間香中夾臭的屋裏，把碗放在桌上，倒在牀上，不能動了。一陣陣地痛益發加勁的來得快了，只聽得外面破壳似的嘲罵聲，說道：「米要多少錢一斤？也不想，還有錢上街去買閑食吃！打算關門收場罷！這個年頭也不用再做買賣了！」

好在這一類的冷嘲熱罵，她是聽慣了的，聽了猶如沒有聽見一樣。她只覺着自己的病苦。她想到困了她而患同樣病痛的男男女女，不知已有多少？他們是不是在那裏咒她？她怨自己，問自己，「爲甚麼要活在世上不斷的害人？」想想自己害人的罪，已是死有餘辜，她想不出使她害人的到底是誰，到底是甚麼？

她想到今天早上醫院裏渾身穿戴得雪樣的白，那位天仙一般的女醫生，對她的那種鄙夷態度，實在難受，眼淚不住的奪眶而出。她想想「女醫生如果同我一樣遭了那樣的大水，現在該怎麼樣？我如果沒有遭那大水，是不是可以同女醫生一樣的賤視落難墮落的人？」

一陣狂痛又來了，接着隔壁房裏那個十四歲的還沒有報効警察捐錢，而且不甘她這種淒慘生活的小女孩兒，推打大哭了。幸而外面一間屋裏來了開懷大笑的聲音，跟着甚麼「全福壽五魁吓」的，把那哭聲遮掩住了。

## 恨恨而死

唐俟

古來很有幾位恨恨而死的人物。他們一面說些「懷才不遇」，「天道寧論」的話，一面有錢的便狂嫖濫賭，沒錢的便喝幾十碗酒，——因為不平的緣故，——於是後來就恨恨而死了。

我們應該趁他們活着的時候問他：諸公！你知道北京離峴崙山幾里？弱水去黃河幾丈？麼火藥除了做鞭炮，羅盤除了看風水，還有什麼用處？麼棉花是紅的，還是白的？穀子是長在樹上，還是長在草上？桑間濮上如何情形？自由戀愛怎樣態度？你在半夜裏可忽然覺得有些羞清早上可居然

有點悔麼？四斤的擔，你能挑麼？三里的路，你能跑麼？

他們如果細細的想，慢慢的悔了，這便很有些希望。萬一越發不平，越發憤怒，那便「愛莫能助」——於是他們終於恨恨而死了。

中國現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氣恨分子太多了。不平還是改造的引線，但必必先改造了自己，再來改造社會，改造世界。萬不可單是不平，至於憤恨，却幾乎全無用處。

憤恨只是恨恨而死的根苗，古人有過許多，我們不要蹈他們的覆轍。

我們更不要借了「天下無公理，無人道」這些話，遮蓋自暴自棄的行爲，自稱「恨人」一副恨恨而死的臉孔，其實並不恨恨而死。

## 一個男朋友

俄國柴霍甫原著  
徐靜庵譯

當那可愛的鳳特——照他護照上寫的名字是高尙的女國民娜司得司加納基南——從醫院裏出來的時候，伊覺得所處的地位，和以前大不相同，既沒有安身的所在，口袋裏連銅子也沒有一個，怎麼樣辦法呢？



伊第一件事就是跑到當舖裏去，當伊那假寶石的指環。伊祇有這一件裝飾品，當舖夥計讓伊當了一個盧布……但是一個盧布殼買些什麼呢？一個盧布那兒殼買一件時式的短衣，或者一雙精緻的帽子，或者一雙櫻色的皮靴。可是沒有這些東西，伊總覺得好像裸體似的。伊覺得好像不僅是人，就是那馬咧，狗咧，全都瞧着伊，笑伊那樣素無華的衣服。伊唯一的思想就是他的衣服，吃的什麼東西，睡的什麼地方，倒並不緊要。

伊想「倘然我碰見一個男朋友……我能殼到手幾個錢……決沒有人說「不」，因為……」但是伊走的時候，並沒碰見什麼男朋友。本來晚上到那中興俱樂部是容易找到他們的，然而要是伊穿着那平常的衣服，又不戴帽子，他們就不會讓伊進去了。想個什麼方法呢？伊走一會，坐一會，想一會，又憂愁，又着急，又困倦，等了許久時候，纔立定主意動伊末了一着棋，直接跑到伊幾個男朋友的家裏去問他們要錢。

伊靜想了一會道：「我應該到那裏去呢？米希是有了家眷了，我是不能去的……那個古怪的老頭兒又在辦公……」

鳳特想起那牙醫芬格，他就是歸化的猶太人，三個月以前曾經送給鳳特一副手鐲子的。鳳特也會在德國總會裏把一杯子啤酒潑在他頭上。伊十分快活，一時能想起芳洛來。

伊去找芳洛的時候，一路裏想：「要是我找到他，我一定許給我錢。要是不給的話，我一定把他屋內的東西，打他一個落花流水。」

伊這計劃已經預備好了。當伊走近牙醫室的門口，伊想跑上梯子，笑着衝進芬格的房間裏，要二十五個盧布……但是當伊按那門鈴的時候，那預定的計劃，早就飛到九霄雲裏去了。伊忽然害怕起來，不安起來，這種情形伊從來都沒有經歷過。伊以前在那歡樂場中，是又膽大又獨立的。一個人，但是現在穿了很平常的衣服，真像那普通的人去求人家的哀憐似地，倒覺得又膽怯又卑鄙。

伊心裏想道：「恐怕他已經忘記我了。」一面又不敢去按那門鈴。「我穿得這樣，怎樣好意思去見他呢？好像我是個窮人，一個衣衫襤褸的貧婦……」

他沒精打采地按那門鈴。

那門後。來了一陣脚步的聲音，看門的來了：

鳳特問道：「醫生在家麼？」

要是這時候那看門的同一聲「不」，伊一定很快活，那知道那看門的非但不回答伊，並且替伊拿了那件短衣，伊引進了客廳。那梯子在鳳特眼裏看來，實在是又美麗，又奢華，但是在這些奢華的中間，伊所最注意的，就是一面大衣鏡。在這鏡子裏邊伊看見一個衣衫襤褸的人，頭上不戴什麼精緻的帽子，也不穿時式的衣服，腳上也沒有一雙黃皮靴。鳳特看見自己穿得這樣不雅觀，心裏不免有些詫異，伊愈看自己愈像那縫衣婦，洗衣婦似的。這時心裏很覺得難為情。那一番勇氣和那決心，已經絲毫無贖了。

「請這兒走！」那女傭人領他進了一間房裏，說：「醫生一會兒就來了……請坐！」

鳳特就靠在一隻安樂椅上。

伊心裏想：「我一定要說：借我……」這是對的，因為我們是相熟的。可是要那女傭人不在房裏纔行……在那女傭人面前說是很難為情的……伊站在那邊幹什麼？」

五分鐘內那門開了，芬格進來了——一個身材高長，櫻黑色的面龐，粗眉大目的猶太人。他的面頰，眼睛，肚子，後臀全顯出又肥滿又討厭又粗大的樣子。在那中興俱樂部德國總會裏他時常去喝些酒，在女人身上也化過許多錢。那些婦人開他玩笑，他倒很耐心容受的——例如當鳳特拿一杯啤酒倒在他頭上的時候，他搖搖他的指頭，直對伊笑——不過現在看來，他好像又懶散又恍惚，他有一副上等人倨傲冷淡的氣派，他嘴裏不住地嚼些東西。

他並不向鳳特看，便問道：「怎麼一會兒事？」鳳特看看那女傭人一副莊重的面孔，又瞧着芬格那擁腫的身材，照這樣情形看來，芬格是明明白白不認識伊了，伊於是臉上發紅了。

那牙醫有些發怒了，他再問道，「怎麼一會兒事？」

鳳特輕聲地說道：「牙……牙……痛！」

「牙……那一個……在什麼地方？」

鳳特記得伊有一個蛀牙，伊就說道「右邊……末了那個。」

「姆……把你的嘴張開來。」

芬格眉頭一皺，屏息靜氣地去拔那發痛的牙齒。

他拿了一件拔牙的器具，鑽在風特的牙上，問伊道：「你覺得痛麼？」

風特騙他道：「不差，痛的……」心裏想道：「我要不要提醒他一聲，他一定會記得的……但

是……這女傭人……他站在那裏！」

芬格忽然打了一個嚏，像一隻汽機似地一直噴到風特嘴裏，說道：

「我不勸你把這牙補起來，這牙是十分無用的了。」

他又把那牙鑽了一會，他那被香烟所薰黃的手指沾污了風特的嘴唇和牙肉，他又屏了一口

氣，把些冷颼颼的東西塞在風特嘴裏……

風特忽然痛的不得了，叫喊起來，並且抓住芬格的手……

芬格道：「不要緊……別怕……這牙是無用的了。」

於是他那烟薰的指頭，滿染了血，把那牙齒拔給風特看，那女傭人上前拿一隻杯子放在風特

嘴唇邊。

芬格道：「把那冷水多漱漱口，那就可以止血了。」

他站在鳳特面前那種姿勢好像下逐客令似的。

鳳特走到門邊說道：「再會……」

芬格笑着問道：「姆，誰付我這工錢呢？」

「呀……是了！」鳳特纔想起，臉上一紅，把那當指環的一個盧布給那牙醫了。

當鳳特跑到街上的時候，伊覺得比以前格外的難為情，但是伊現在倒不是因為貧窮而難為情。伊也不管沒帶好帽子，沒穿好衣服。伊走在街上睡那牙血每一滴紅的涎沫好像告訴伊底命苦，提醒伊所受的侮辱，和——明天，一禮拜後，一年後——一生一世，直到死還要受的侮辱……  
伊低聲道：「咳！這怎樣可怕！我底上帝，怎樣可怕！」

但是第二天鳳特在中興俱樂部中跳舞，他戴一隻很大的紅帽子，穿一件時式的短衣，一雙黃色皮靴，有一個從卡生來的少年商人請伊吃夜飯哩。（選覺悟）

## 桑園道中

康白情

七月九日，我經津浦鐵路往上海。午後熱氣薰騰，車上實在難受。所幸到了滄州，滿天的陰雲密布起來，一陣陣的飄風冷吹起來，跟着一點一點的「偏東雨」亂打起來。一時秋氣瀰空，脾胃爲之開沁，約摸到了桑園底地方，雨就住了，太陽也漸漸地要落坡了。那一種晶瑩清爽的風光，簡直撲人眉宇。這真是可愛——十分地可愛啊！

甚麼塵垢都被雨洗空了。

甚麼膩煩都被涼掃淨了。

只剩下靈幻的人。

四圍着一塊靈幻的天，

山哪，嵐哪，

雲哪，霞哪，

半山上的烟哪，

裝成了美麗簇新的錦繡一片。

遍地的濃溼

反映出燦爛的金色。

越顯得他無窮的化力

溝水不住活活地流着，

淡烟不住在柳條兒邊浮繞，

暮鴉不住斜着肩兒亂飛，

人卻隨着他們——心似流水般地浪轉。

好一個動的世界！

一個活鮮鮮的世界！

天呀！你是有意厚我們麼？

是無意厚我們呀？

哦——遠了。



快不見了。

這樣的自然！

這樣的人生——

但他倆各走各的道兒。

卻一些兒也不留戀。（選草兒）

## 知事下鄉

法國杜德原著  
冠生譯

知事先生出巡去了。馭者導前，僕從隨後，一輛知事衙門底四輪輕車，威風凜凜地，一直奔向其阿非底地方勸業會去。因為這一天，是個大大的紀念日，不比等閒，所以知事先生，打扮的分外莊嚴。你看他身披繡花的禮服，頭頂摺疊的小冠，褲子兩旁，貼著銀色的徽帶，連著一把嵌螺鈿柄的指揮刀，閃閃地在那裏發光……在他底膝上，還安著一個皮面印花的大護書。知事先生端坐在四輪車內，面上堆着些愁容，目不轉睛地只管向那護書出神。

知事先生，面上堆着些愁容，只管向那皮面印花的大護書出神。他一路想，幾時他到了那共阿

非，見了那共阿非底百姓們，總免不了要有一番漂亮而動聽的演說。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

知事先生把這兩句話，周而復始地足足念了二十餘次。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可是總說不出下文。

這兩句話底下文，差不多斷絕了……四輪車內底空氣，熱的至於不可當……那共阿非道上底灰塵，在正午的太陽光線底下，與會淋漓地跳舞，甚至於對面的人，都被他障了……那道旁底樹林，一齊遮着白灰，只聽得整千整萬的蟬聲，遙遙地在那裏互相問答……知事先生正在納悶的當兒，忽然之間，抬頭一望，瞥見了一叢小的櫛樹林，在那山坡底脚下，招展着樹枝，笑嘻嘻地歡迎他。

一叢小的櫛樹林，招展着樹枝，在那裏歡迎，他好像說：

「快來，快來，知事先生你不是要籌備演說嗎？那末何弗請到我們這樹林下來，包管你要強得多……」知事先生，居然中了他底誘惑了。他一面把他底意思，吩咐給僕人們，一面就從四輪車裏，

跳了下來，逕自走進那小的櫛樹林裏，去籌備他底演說。

在那小的櫛樹林裏，有成羣的鳥兒，在頭上唱歌，有紫堇花，在旁邊發香，還有那無數的清泉在草地上流……他們聽見知事先生和他一條這樣體面的褲子，一個皮面印花的護書，登時大起恐慌。那些鳥兒們一齊停止了唱歌，那泉兒也不敢再作聲了，那紫堇花們更是急的低着頭，向下亂躲……這些小東西們自從出世以來，從沒有見過一個縣知事。在這光景裏，大家都私下地互相猜度，這樣體面的褲子底主人，究竟是一位什麼人物。

在一叢茂盛的葉子底下，聚集了一種極細微的聲音，大家都在那裏互相猜度，這樣體面的褲子底主人，究竟是一位什麼人物……知事先生對於如此寂靜而清涼的樹林，心裏着實賞識。他撩起了衣裳，摘下了帽子在一塊小櫛腳底草地上，舒舒徐徐地坐上，隨手把他底皮面印花的護書，張開了放在膝上，又向那護書裏面，抽出一張四六開的大紙。

「這竟是一位美術家呀！」那秀眼鳥先開口說。

「否，否，」接着說的是一隻鴛鳥，「這那裏會是美術家，你不看見他褲子上底徽帶嗎？照我看

來，十有七八，還是一位貴族哩。」

「十有七八，是一位貴族哩。」那鶯鳥把自己底主張，重新覆了一遍。

「也不是美術家，也不是貴族，」一隻老黃鶯搶着來打斷他們倆底辯論，他曾經在那知事衙門底花園裏，足足唱了一個春天的歌……「只有我知道，這是一個縣知事呀。」

這時候那些細微的語聲，不知不覺地漸漸地放縱起來了。

「這原來是一個縣知事！這原來是一個縣知事！」

一會兒，那紫堇花發問道：

「他可含有什麼惡意？」

「一點兒沒有，」那老黃鶯兒接着答覆。

因爲有了這老黃鶯兒底保險，於是那些鳥兒們重新一個個地去恢復他底唱歌。那些泉兒們照常在草地上汨汨地流，那些紫堇花們，也依舊放着膽去發他們底香氣，好像那知事先生沒在那裏一般……

在這喧譁而又恬靜的中間，知事先生又起了念頭，要繼續去籌備他底演說了：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知事先生，用一種很有禮貌的聲音，發出這幾個字……

不料霎時之間，從背後來了一陣笑聲，把他底文思，又打斷了。知事先生回頭看時，只見一隻黃綠色的啄木鳥，歇在他底帽子頂上，嬉皮癩臉地向着他笑。知事先生把肩胛一聳，露出不屑睬他的意思。剛想回轉頭來，繼續去籌劃他底大演說，那知道那啄木鳥很不知趣，他笑的不算數，索性大聲地喊將起來：「這又何苦來！」

「怎麼這又何苦來！」知事先生氣噓噓地漲紅了臉，一面隨手做個手勢趕開那頑皮的畜生，一面加上些氣力，回頭來重新幹他底本行。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知事先生，加了些氣力，回頭來重新幹他底本行。

但是事有不巧，那啄木鳥方面底交涉，剛才結束，這裏一叢弱小的紫堇花們，覷着知事先生意

思撩亂的當兒，也一齊翹起了他們底梗兒枝兒，和着一種甜而且軟的語氣，到他們面前來獻殷懃了。

「知事先生，你可覺得香嗎？」

於是一唱百和，那些泉兒們，登時就在他底脚下，潺潺地奏起一種文雅的音樂，那些秀眼鳥兒，也在他頭頂底樹枝上，使盡畢生的本領，唱出一闕怪美麗的調子，來給他聽，其餘樹林周圍，上下左右一切的東西，沒有一個不是効尤着，全體一致地來阻止知事先生演說底起草。

那樹林周圍底東西，全體一致地來阻止知事先生演說底起草……知事先生鼻腔裏薰醉了香味，耳朵裏充滿了歌聲，他未始沒有意思想擺脫這些妖媚的蠱惑，可是他辦不到了，他偃仰在草地上，徐徐解去他華美的裝飾，把他已成的演說，艾艾……艾艾地重頭又述了兩三回。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諸位先生！諸位同事……」（選東方雜誌）

## 康橋再會罷

徐志摩

康橋，再會罷！

我心裏盛滿了別離的情緒。你是我難得的知己，我當年辭別家鄉父母，登太平洋去，算來一秋二秋，已過了四度春秋。浪跡在海外，美士歐洲扶桑風色，檀香山芭蕉况味，平波大海，開拓我心胸神意，如今都變了夢裏的山河，渺茫明滅，在我靈府的底裏。我母親臨別的淚痕，她的手向波輪遠去送愛兒的巾色，海風鹹味，海鳥依戀的雅意，盡是我記憶的珍藏。我每次摩縈，總不免心酸淚落，便想理篋歸家，重向母懷中匍伏，回復我天倫摯愛的幸福。我每想人生多少跋涉勞苦，多少犧牲，都祇是枉費無補，我四載奔波，名稱求學，畢竟在知識道上，探得幾莖花草。在真理山中，爬上幾個峯腰？天妙樂，會否聞得？彩霞紅色，可仍記得？——但我如何能回答？我自臺樓高車快的文明，不會將我的心靈污抹。今日我對此古風古色，橋影藻密，依然能坦胸相見，惺惺惜別。

康橋，再會罷！

你我相知雖遲，然這一年中我心靈革命的怒潮，盡沖瀉在你嫵媚河身的兩岸，此後清風明月夜，當照見我情熱狂溢的舊痕，尙留草底橋邊。明年燕子歸來，當記我幽默音節，歌吟聲息，漫爛的雲紋霞彩，應反映我的思想情感。此日撤向天空的戀意詩心，讚美靜穆騰輝的晚景，清晨富麗的

溫柔聽那和緩的鐘聲解釋了新秋涼緒，旅人別意，我精魂騰躍，滿想化入音波，震天徹地，瀾蓋我愛的康橋，如慈母之於睡兒，緩抱接吻。康橋！汝永爲我精神依戀之鄉！此去身雖萬里，夢魂必常繞汝左右，任地中海疾風東指，我亦必行道西迴，瞻望顏色。歸家後我母若問海外交好，我必首數康橋，在溫清冬夜臘梅前再細辨此日相與况味。設如我命途有福，素願竟酬，則來春花香時節，當復西航，重來此地，再檢起詩針詩綫，繡我理想生命的鮮花，實現年來夢境纏綿的銷魂蹤跡，散香柔韻節，憎媚河上風流。故我別意雖深，我願望亦密，昨宵明月照林，我已向傾吐心胸的蘊積。今晨雨色淒清，小鳥無歡，難道也爲是悵別情深，累簾長草茂，涕淚交零！

康橋！山中有黃金，天上有明星，人生至寶是情愛交感，即使山中金盡，天上星散，同情還永遠是宇宙間不盡的黃金，不昧的明星。賴你和悅甯靜的環境，和純潔歡樂的光陰，我心我智，方始經爬梳洗滌，鑿苗隨春草怒生，沐日月光輝，聽自然音樂，嘯嘖古今不朽——強半汝親栽育——的文藝精英：悅登萬丈高峯，猛回頭驚見真善美浩瀚的光華，覆翼在人道蠕動的下界，朗然照出生命的經緯脈絡，血赤金黃，盡是愛主戀神的辛勤手蹟。康橋！你豈非是我生命的泉源？你惠我珍品，數



不勝數，最難忘塞士德頓橋下的星燐，壩樂彈舞殷切我常夜半憑闌干，傾聽牧地黑影中倦牛夜嚼，水草間魚躍蟲噓，輕挑靜寞。（難忘春陽晚照，潑翻一海純金，淹沒了寺塔鐘樓，長垣短堞，千家屋頂煙突，白水青田，激起善唱的麗禽，煩德騰歡。）難忘茂林中老樹縱橫，巨幹上黛薄茶青，却教斜刺的朝霞，抹上些微臙脂春意，忸怩神色。難忘七月的黃昏，遠樹凝寂，像墨潑的山形，襯出輕柔暝色，密稠稠，七分鵝黃，三分橘綠，那妙意祇可去秋夢邊緣捕捉。難忘榆蔭中深宵清轉的詩禽，一腔情熱，教玫瑰噙淚點首，滿天呈環舞幽吟，款住遠近浪漫的夢魂，深深迷戀香境。難忘村裏姑娘的腮紅頸白，難忘屏繡康河的垂柳婆娑，婀娜的克萊亞，碩美的校友居位，——但我如何能盡數，總之此地人天妙合，雖微如寸介殘垣，亦不乏純美精神，流貫其間，而此精神，正如宛次宛士所謂「通我血液，瀆我心藏」，有「鎮馴矯飾之功」。我此去雖歸鄉土，而臨行怫怫，轉若離家赴遠。康橋我故里聞此，能弗怨汝僭愛，然我自自謙言代汝答付。我今去了，記好明春新楊梅上市時節，盼望我含笑歸來，再見罷我愛的康橋！（選學燈）

## 憂悶

鄭振鐸

美麗的青春之花爲什麼萎謝了呢？

「因爲憂悶。」

活潑的少年之髮爲什麼變白了呢？

「因爲憂悶。」

憂悶無端，誰也不知道他從那裏來。

他好像日光下的人影子，息息不離地隨了我們走。

好像招致瘡疾的黴菌，河邊屋角，到處潛伏着。

祇等機會一到，他便更快地竄入人心，

便使勇敢者懦弱了，

活潑的人沈滯了，

便使少年的高仰直視的頸低垂了。

總之他是一副很奇怪而殘酷的眼鏡，

無論誰，祇要把他一戴上，

視線中的一切美麗與榮華便都變成乾枯而慘淡了。

微笑的花哭了，低唱快樂之歌的水流，突然呻吟而悲啼了。

一切所有的一切祇要是透過他的鏡片的，

便都淒涼了，荒蕪了，浸入悲哀的灰色水中了。

誰能戰退這個細小而頑悍而且無所不在的仇敵呢？

## 疑問

康白情

一

燕子，

回來了！

你還是去年底那一個麼？

二

花瓣兒在潭裏，

人在鏡裏，

她在我的心裏。

只愁我在不在她底心裏？

三

滴滴琴泉，

聽聽他滴的是甚麼調子？

四

這麼黃的菜花！

這麼快活的蝴蝶！

卻爲甚麼我總這麼——說不出？

五

綠釉的菲畦中，

鋤着幾個藍褂兒的莊稼漢。

知道他們是否也有了這些個疑問？（選草兒）

## 天上的市街

郭沫若

遠處的街燈明了，

好像閃着無數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現了，

好像點着無數的街燈。

我想那縹緲的空中，

定然有美麗的街市。

街市上陳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沒有的珍奇。

你看，那淺淺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寬廣。

我想那隔河的牛女，

定能夠騎着牛兒來往。

我想他們此刻，

定然在天街閑遊。

不信，請看那朵流星，

那怕是他們提着燈籠在走。（選創造）

## 南風

南風自海上吹來，

松林中斜標出幾株煙竊。

三五白帕蒙頭的青衣女人，

郭沫若

殷勤勤地在焚掃針骸。

好幅典雅的畫圖，

引誘着我的步兒延佇，

令我回想到人類的幼年，

那恬淡無爲的太古（選創造）

## 祖先崇拜

仲密

遠東各國，都有祖先崇拜這一種風俗。現今野蠻民族，多是如此，在歐洲古代，也已有過。中國到了現在，還保存這部落時代的蠻風，實是奇怪。據我想，這事既於道理上不合，又於事實上有害，應該廢去纔是。

第一，祖先崇拜的原始的理由，當然是本於精靈信仰。原人思想，以爲萬物都有靈的，形體不過是暫時的住所，所以人死之後，仍舊有鬼，存留在世上，飲食起居，還同生前一樣，這些資料須由子孫供給，否則時要觸怒死鬼，發生災禍，這是祖先崇拜的起源。現在科學昌明，早知道世上無鬼，這

騙人的祭獻禮拜，當然可以不做。這種風俗，令人廢時光，費錢財，很是有損，而且因為接香煙吃羹飯的迷信，許多男人往往藉口於「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謬說，買妾蓄婢，敗壞人倫，實在是不合人道的壞事。

第二，祖先崇拜的稍爲高上的理由，是說「報本返始」。他們說：「你試思身從何來？父母生了你，乃是昊天罔極之恩，你那可不報答他？」我想這理由不甚充足。父母生了兒子，在兒子並沒有什麼恩，在父母反是一筆債。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經典，可以千百年來當人類的教訓的，只有紀載生物的生活現象的 *Rouge* 纔可供我們參考，定人類行爲的標準。在自然律上面的，確是祖先爲子孫而生存，並非子孫爲祖先而生存的。所以父母生了子女，便是他們（父母）的義務開始的日子，直到子女成人纔止。世俗一般稱孝順的兒子是還債的，但據我想，兒子無一不是討債的，父母到是還債——生他的債——的人。待到債務清了本來已是「兩訖」，但究竟是一體的關係，有天性之愛，互相聯繫住，所以發生一種親善的終身的交際。至於恩這一個字，實是無從說起。倘說真是體會自然的規律，要報生我者的恩，那便應該更加努力做人，使自己比父母更好，切實



履行自己的義務，——對於子女的債務——使子女比自己更好，纔是正當辦法。倘若一味崇拜祖先，想望做古人，自義皇上溯盤古時代，以至類人猿時代，這樣的做人法，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決不可許的了。

我最厭聽許多人說，「我國開化最早，」我祖先文明「什麼樣。開化的早，或古時有過一點文明，原是好的。但何必那樣崇拜，彷彿人的一生命業，除恭維「我祖先」之外，別無一事似的。譬如我們走路，目的是在前進。過去的這幾步，原是我們前進的始基，但總不必站住了，回過頭去，指點著說好，反誤了前進的正事。因為再走幾步，還要更好極好的正在前頭呢！有了古時的文化，纔有現在的文化。有了祖先，纔有我們。但倘如古時文化永遠不變，祖先永遠存在，那便不能有現在的文化。和我們了。所以我們所感謝的，正因為古時文化來了又去，祖先生了又死，能夠留下現在的文化和我們，——現在的文化，將來也是來了又去，我們也生了又死，能夠留下比現時更好的文化和比我們更好的人。

我們切不可崇拜祖先，也切不可望子孫崇拜我們。

尼采說：「你們不要愛祖先的國，應該愛你們子孫的國……你們應該將你們的子孫，來補救你們自己爲祖先的子孫的不幸。你們應該這樣救濟一切的過去。」所以我們不可不廢去祖先崇拜，改爲自己崇拜——子孫崇拜。（選每週評論）

## 學者的態度與精神

白華

我向來最佩服的，是古印度學者的態度，最景仰的，是歐洲中古學者的精神。

古印度學者的態度怎麼樣？他們的態度就是：

絕對的服從真理，猛烈的犧牲成見。

當龍樹提婆的時候，印度學說的派別將近百種。他們互相爭辯的激烈，可想而知，但他們爭辯的態度却很可注意！當未辨論以前，那辯論者往往宣言，「若辯論敗了，就自殺以報，或歸依做弟子。」辯論之後，那辯論敗的不是立刻自殺，就立刻歸依做弟子，決不作強辯，決不作遁詞，更沒有無理的謾罵，話出題外，另生枝詞的現象，像我中國學者的常態。這種態度，你看可佩服不佩服？這纔真是「只曉得有真理，不曉得有成見」呢！這就是古印度學者的態度，我希望中國的新學者

也有這種態度。

歐洲中古學者的精神又怎麼樣呢？他們的精神就是：

寧願犧牲性命，不願犧牲真理。

歐洲中古時的學者，因發明真理，擁護真理，以致焚身入獄的，很不罕見。他們那爲着真理，犧牲生命時所受的痛苦，若給中國學者看了，很覺得不值得。但真理却因此昌明了！人類卻因此進化了！那學者一時的生命與痛苦又算得什麼？這學者的心中只曉得真理的價值，不曉得生命的價值，這纔真是「學者的精神」！

總之，學者的責任本是探求真理，真理是學者第一種的生命。自己的成見與外界的勢力都是真理的大敵。抵抗這種大敵的器械，莫過於古印度學者服從真理，犧牲成見的態度。歐洲中古學者擁護真理，犧牲生命的精神。

這種態度，這種精神，正是我們中國新學者應具的態度，應抱的精神！（選解放與改造）

從北京到北京（摘選）

伏園

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的事務所，設在「督辦魯案善後事宜公署」內，這地方最先是德國兵營，後來又做過日本兵營，新近始改爲督辦公署。除留出一小部分他們自用以外，六所房屋都借給改進社做事務所與宿舍。第一舍最大，是從前的兵房，改進社事務所即設在樓下，樓上及其他五所房屋，均爲宿舍。宿舍房子寬大，至少可容三四人，多者且容八九人。聚十四五省的教育界同志於一處，是極難得的機會，所以大家互相訪問，夜以繼日。我們這一間房屋，是七個人合住的，七個人的朋友往來，其熱鬧是可想而知的了。有時我在夜半十二時許編輯完了回舍，滿室客人還正鬧的起勁，我想這可見合住之不妥當，何等的妨害我的睡眠啊，詎知等一會我自己的客人也來了，又同樣的妨害他人的睡眠了。睡眠，是沒有人敢提起的，夜深人靜在宿舍中是沒有這回事的。比較的靜一點，要算兩點半到三點半這一個鐘頭，要睡的人，便勉強在這一個鐘頭中安睡。因欠缺睡眠的緣故，而我的精神有點恍惚了。我想：山東人這樣周到的招待我們，我們是非常感激的。大家都說，我們是客人，他們是主人。但是招待最辛苦的，我想莫過於室中的聽差和街上的車夫了，他們也是山東人。我們對於這種人有沒有主客的關係？他們也是我們的主人嗎？我們

也是他們的客人嗎？再說我們帶去的聽差，對於山東的名分是怎樣呢？山東人歡迎我們的時候，他們是不得參與的，那麼他們對於山東是不算客人了。我從此明白，人類中有這樣一種永遠不作客人也永遠不作主人的人。

我們室中的聽差，恐怕還是新從鄉間來的，他的舉動也永遠不能使我忘記的了，整天的在樓板上潑水，樓上的灰塵本來不潑也未必飛揚的，但樓下的灰盤恐不久就要往下掉了。臨走給他一塊錢，他幾乎無所措手足，待往夥伴那裏商量以後纔接受的。

同學柳忠介君要想逛山東的鑿子了。我這個精神恍惚的人，於是又發生了問題，山東人剛剛歡迎我們過的，難道我們就要嫖他們嗎？山東妓女對於我們的關係怎樣？嫖山東妓女算不算是嫖山東人？山東妓女是山東的女人，這個說法大概是不錯的。嫖山東妓女就是侮辱山東的女人，這個說法雖有小錯，但改爲侮辱山東女人之一部分，大概也是不錯的。山東人這樣周到的歡迎我們，我們就侮辱他們女人的一部分嗎？再說，嫖妓一面固然是侮辱他人，一面同時也侮辱自己，我們爲什麼要做侮辱他人同時也侮辱自己的事呢？經這一番謬論而柳君嫖妓之念也冷下去

了。

因主客問題而又想到泰山上的轎夫了。逛泰山以三四月爲最盛，像近日的氣候與季節，泰安人是再也想不到我們會有一百七八十人去逛的。統共只有八十乘轎子，還是託縣署代辦的結果，所以我們分作兩隊上山，每天一隊，坐在轎子中我又癡想了，我真對你們不起啊！逛了你們的泰山，還要你們抬著逛，希望將來你們來到北京，我也抬了你們逛西山去，此外沒有法子報答的了。

但是上山一看，知道轎子實在可以不必用。這種寬闊的路，雖然峻險一點，步行是決不會出毛病的。一用轎子可就不得不擔心了。我下山時在平地上斷了一根轎索，試想如果斷在峻險處將怎樣呢？

盤道以外，我以爲不妨另造一條汽車路，將來能步行的走盤道，不能步行的坐汽車，汽車路上也不妨行人，都各聽自己之便。不過好古的先生們或者又要說，一造汽車路則古趣全失了。但是我  
我要回答他們，盤道也不是最古的東西，就是全座泰山也不是最古的東西。泰山在地質史上的

年紀，比汽車在人類文明史上的年紀，幼稚的遠遠哩。

人誰不讀過孔子書，入孔子之廟，謁孔子之墓，而腦骨不酥酥的往下輓者，想來是很少的罷。但是自己要輓，一個人去輓也就算了，却偏要叫別人也跟著他們去輓，我幾乎要笑出來了。幸而周建侯君用極圓到的語調答復他們：「大家不妨自由行禮罷！你們行完以後，我們再來行。」其實對於孔子的一大部分學說，我們也未始不折我們的腰的，不過他們是對著爛泥的孔子，折他們的皮肉的腰，我們是對著精神的孔子，折我們精神的腰就是了。

孔子墓前，當初大家都只是遊覽罷了，後來不知誰也發明了行禮，所幸我已走到旁的地方去了，沒有受著西裝贊禮員的指揮，一同捲入旋渦，只是遠遠的望著他們，好像秋熟的稻田裏，被南風吹了三陣吹完以後，又送來一陣嬌滴滴的歌聲。我幾乎要這樣想了，「這許是他們正式承認自己是難養的表式罷！」但是終沒有想。（選晨報副刊）

## 憶先父

炎

在滴搭滴搭的鐘聲底下，細雨淋淋，寒風鼓動玻璃，大吠的聲音若明若暗，這個夜半，好像十年

前，我和一家人關上了門，圍着火爐坐，聽我父親講故事的一個夜半，那個夜半我記得父親所講的是「他底兩個舅父少年事」，他說：

「大舅豁達大度，二舅勇武絕倫，善拳術，皆慷慨好義，吾嘗喜從之游。」又說：「吾因家貧廢學，欲習武藝，吾母不許，設吾志能達，我必報不平於鄉里。」

父親講得有滋有味，我聽的也是眉飛色舞，可是今日夜間，父親安在？誰來再講故事我聽！

前幾天接了三弟炳聯來信，父親靈位已於陰歷臘月十六日化了，啊！我父不覺已死三年了！死的時候，我正在北京高師讀書未到畢業，死了七天，我才接到長兄寄來的噩耗，長兄底信上說：「父死不能回，弟勿急，候暑假歸來緩緩安葬。」放假以後的夜間，走到我母房裏，不覺慟哭了一場，但是我母當時感着兒哭而哭，比較兒哭的還要傷心。

父親境遇太壞了，他是同治元年生的，出世以後，沔陽年年被水災，剛進九歲，即從先祖父母逃難到江西，到了十二歲，即舍學從事農業，做成人同樣的工作，但是他是一個有志氣的人，老死隨畝，他所不甘，他說：「做人至少必有一件工夫比較人家擅長，方爲丈夫。」他讀書不能，習武不可，



到二十歲時，就立志學珠算，日則勤耕作，夜則藉家人針黹餘光，自爲揣摩。甫一年，頓有所獲，出門教授者屢次，其後研究稍深，而從遊者亦衆，舉目四顧，遠近諸村，凡有珠算知識者，均所親授。

父親以未得着求學爲恨，拚命地務必要把一個兒子送到學校裏去，完了他底夙願。當時我家所有田產不滿三十畝，消費的人又多，說到求學實是萬難，但他底志願已決，就使吃盡了千辛萬苦，亦所不辭。父親爲我讀書所吃的苦統不肯直接告我，不過間或對我母親說說。我還記得我母親轉述我父底一段痛心話：

「汝父嘗語我曰：『吾每上街，雖飢不取食，剩着錢來爲吾兒買紙筆，雖盛暑未嘗衣葛，剩着錢來爲吾兒買書籍。』汝若不知奮勉，何以對此苦心人！」

父親死的前一年，害了四十多天的大病，差不多要死了，起床以後，萬事灰心。我剛從北京回來，交他看，他平日是最有勇氣的人，到此也不覺雙目淚如雨下了。我母又說：

「某年，汝父送汝赴州城應學堂試，榜未揭先歸，越數日，汝父欲往觀之，恐落第爲笑，乃操燈夜

行，州城距吾家往返百里，觀竟返至中途，倦甚，夜未央，因橫臥橋上，黎明抵家，家人多未起，蓋不知其從何來也。」哎呀！要兒子成名，於自己有什麼益處？這樣的吃苦，我亦不得其解，我聽見人說：「東方多富於愛子的癡情人。」我父恐怕也是此中的一個。

我父這種熱烈的情癡，不僅對父母，對兒女，就是對他底祖父母也是一樣，以九歲的小孩子看見他底祖母因逃難死在江西南昌遂田鎮，過了二十七年，立意要把他底枯骨取回來一點一絲也不差錯，雖然由於他底記憶力強的過人，也可以說是爲熱烈的情感所衝動，才有這個行爲的表現。（選青光）

## 難做兒子

陳憶梅

兄弟是骨肉，父子更不必說了，父子兄弟之間，上帝又賜他們一種牢不可破的愛，現在我說兒子對於父親須具一個條件，纔可以配做兒子，這豈非笑話？咳！並非笑話的，確有的，而且還正多着呢！

嗚！世態如此炎涼，人情如此淡泊，我每思至此，禁不住一滴滴的淚，直要淌下來，然而我的淚給

誰看啣啣我又要爲這淚珠兒哭呢！

現在我要把這回事說給諸位聽聽，諸位或者有和我同病者，灑幾滴同情之淚。

這次校裏早已放了假，我遲遲的不歸來，因了我的父親有信來，說也要到杭州，所以我竟老等着，想和親愛的父親暢談一回。

我整日的躲在自修室裏，不耐煩的期待着，有時來卜卜天時的陰晴，祝安父親的來途，有時看看太陽的昇降，計算日子的過去，或者蹠到窗子邊去望望，或者把階前的脚步聲來鑑別，是不是我的父親？——我那洋溢的愛情，終每每被失望壓下去了！

那天我立在窗櫺下張望，忽然看見一個人走來，我嘴裏說是了是了果然啊！我的期待到了！我的心中所感受着的，是多麼神秘的一種情感啣！我們講的話，點點滴滴的刻在心坎上，是多麼深刻的！一種印象啣！

到了半夜，他纔匆匆地回寓去了。雖去了——但是許多沸湧的愛情，留在房裏，覺得事事物物暖 and 可愛。

次日早晨，他冒雪又來。他開口便說道：「啊！今天我有一回事和你商量商量！『商量』這種客氣辭，對於我自然是大受不起了，我便嘻嘻地問道：『什麼事？』接着他便很誠意的說：『我早已說過：『我苦到無論如何，卽便是典被賣簾，也要使你讀書，因為學問是你最良好的田地，所以——這是我對的起你的一回事，但是，今年的年歲如此不好，兼之你的年紀這模大了！我很希你有一個立身於將來的方法……是不是……昨天我在報上見到浙江要設一個捲菸徵稅局，現在要招考好多稽查員，月薪分爲十八元與念四元兩種，得增加到五十元與七十元爲止，考的是英、算、國三種。後來我爲你想，你正可以去湊這個機會，本來我是萬不肯爲你半途中止的，現在也是沒法……你心意以爲何如？」

我聽了這番話，垂頭沒聲地半晌，他又是一個「你心意以爲何如」的問句，我祇得源源本本的告訴他——唸書，我是萬不肯休的，況且我也不要用着十八念四塊錢一月的洋鈔，并且就是去考，我也不配——接着我的父親說現在也是沒法，我因此不得不用「可以」兩字權且敷衍的了。

第二天早晨，他即爲我去報了一個名，此後我們便談到讀書方法的理論，一直等到考試的那天，我才別他去應考，可巧到了學校門口，我三年不見的那位至愛的朋友來了，這自然——不必說——我把這無可不可的事情打消——拋去腦後了。

到了那天，我以這樁事去回覆他，并且約他第二日回家，他纔說：「不應考，便是可見你底劣處。」這句話，惱出我無限的苦衷。

次日我們就趁船回家，我在他的面上看出許多與前大不相同的相貌，并且有許多冷酷的語使我胸前熱度，驟然低減。我想不到拂逆了老人家的意思，便難做兒子了（選青光）

### 機警可愛的孫領事

梁紹文

風平浪靜，船行又快，從香港開行不滿四日，一望無際水天一色的茫茫七州洋（地輿學稱作中國海，閩粵人都稱爲七州洋）就被山峯戳破了。遠遠望見有兩個山屹立在大洋中，很像單單的兩隻野鴨浮在水上一樣，有人指着他笑着說道：「這豈不是大天竺小天竺（山名）麼？」了這裏，我們只有幾個鐘頭就可以入口了。」

許多人聽見快進口都覺得高興到了不得，自然，我聽着快達目的地，臉上也現愉快之色。有的人說快要檢行李，有的說：「不要檢！不要檢！」有一個是住緬甸辦玉器的珠寶商，似是老出門的樣子，他不慌不忙還在那裏望天竺山，旁邊有一個人問他入口檢查是怎樣的，和我們中國的海關一樣呢，抑或另有一種特別情形呢？他說：「現在稍爲好些，前幾年呢，就很討厭了！」有人接着問他前幾年入口檢查的情形究竟怎樣，那個珠寶商一只脚支住船傍鐵欄，一只脚站着，兩只手摺疊在胸前，態度很從容的樣子說道：「我們初次來南洋的時候，真是可憐啊！船剛剛入口，就停在海中待醫生來驗，倘然發現了一個稍帶病容的人，全船的搭客都要強制送到艇樟山（星架坡對海一個荒山，專容留有病的來客。）上去薰硫磺，不論你是有病無病，一概不問的；在山上捱過這樣的苦七日或兩個禮拜，然後纔准你登岸。然這還不算稀奇！最難受而又最難忍的就是查關的英國人有意將我們中國人羞辱，每艘由中國開來入口的船，所有中國的搭客，均令將上下衣脫光——男女都是一樣——然後驅入一角，再將一個一個喚出來，一邊站的是英國關員和醫生，另一邊站的是馬來人的扞手。待這個被喚的中國人經過的時候，從上至下，又由前至後都

要觀察一週。婦女呢，若是年老的，婆婆們還可，倘是少年婦女，那難免得過他們上下其手。許多未出過門的，以為到南洋就可以發財，誰知財還未發着，白白的先受這一場辱。因此，許多年青的婦女們，抵不住這種羞辱的，情願跳下海去死了，覺得比活在世上乾淨。」那位先生說到這裏，傍邊圍着聽的人，忽然有個很着急樣子，卒然問道：「未必中國人這樣就算，都不起來反抗麼？」那位先生嘆一聲口氣說道：「他們英國人那裏容許你抵抗？有一次，船入口了，關員來驗，叫那班搭客如法泡製，內有幾個強項的客人主張全體不理會他，於是一呼百應的，個個都面目狠狠的抵抗起來，關員似乎是沒有法子再強制執行的了，誰知過了一會，船上兩磅的水喉管，併且是熱水管，都向着那堆不甘虐待的中國客人注射，可憐呀！個個都像生蝦一樣跳起來，水既熱，注射的速率又猛，那班人不但與喪家之狗一樣狼狽，簡直變作「釜中之魚」，任人煎炒了。」傍邊有一個頓起足來，大聲道：「未必這裏華僑的商會就全不理會，中國的領事就充耳不聞嗎？」那位先生從容不迫的答道：「你不要着急，不要忙煞，華僑的商會，差不多是英國政府的走狗，幹不得甚麼事來的。領事呢，去到星架坡總督那裏交涉，他曉得你中國懦弱，知道你是沒有第二步交涉的。」

於是全然給你一個不答覆，一連幾任的領事都是這樣討了一場沒趣。至於北京政府和他駐華大使交涉，更是沒頭沒腦的想不出一點辦法。後頭來了一位姓孫的領事——他還是一個代理的領事——他幾次去到總督府提起抗議都沒有效果，他於是不動聲色的裝作一個蓑夫模樣，設法跑到入口的船上，將英國人查關，虐待中國人的情形，一種一種的都將他拍入手鏡裏，特別的就是將被逼而脫去上下衣的男女照得清清楚楚，回到領事衙門將他分晒數份，一份寄到倫敦英國使館，一份寄到北京外交部，一份留在領事衙門。於是同時向英國理藩部，駐北京大使及蘇星架坡總督提起絕大的抗議，究竟英國是很顧面子，而且不欲撕破文明國的假招牌的，於是從那個時候（孫領事交涉得勝利的時候）起，星架坡總督纔下令將這樣的入口檢驗辦法取消。現在我們搭郵船的，正要驗一下護照 Pass Port 就可以放行了。他說完這些話後，一班人都說：「孫領事真可愛！孫領事真可愛！」（選青光）

## 輕巧靈活的水上叫化子

梁紹文

郵船已經過了星架坡的海燈塔，進了港，差不多要泊岸的時候，人人都到兩邊的舷東張面



望，瞧一下星架坡的景色，萬頭攢動的碼頭，蒼翠參天的椰園，稀疏在望的馬來皇宮，都不足惹起一羣的注意，但只見船上的客人個個都朝下海面來望，有些現着得意之色，有些形出驚奇之狀，有些將手摸進衣袋，摸了一會又一會的向着海面亂拋，更有些自己身上沒有小銀角子，情願向傍人借了銀角子來拋，種種式式，若是不曉得甚麼一回事的，必定詫為大怪！原來海面上有許多在中國絕未看過的小舟——約六尺長，一尺零寬，兩頭皆尖，狀如芭蕉葉，又輕又薄的真是一葉扁舟——計共有十餘艘之多，每艘都只有一黑而帶黃的人撐持，間或有兩個人的，必定都是小孩子，據我所見總是十五歲至二十歲的人居多，有兩個像是五十歲光景，更有幾個不過是八九歲的童子，這就是我們常常聽人談及的馬來人了。他們都有一門絕技，就是善於游水，每逢一艘郵船入口，他們必定圍攏起來高聲喊叫：*Throw a Silver Coin Canjump into the Sea and get it*，「我能入海尋錢，你們試將銀角子丟下一試！」所以好客的中西客人，因為要看這一齣新把戲，都歡歡喜喜丟一兩個小銀角落海，看他怎樣將戲法變出來，果然一個銀角子落海去——不論距離遠近那小舟上的人準了方向，跳入水裏，如野鴨入水一般忽然不見，約遲三分鐘光景，那

個入水的人居然將小銀角摸出來了。這個銀角的所有權自然亦移轉給他了。他們用這種方法就可以生活，所以我取他一個名稱，叫「水獺式的叫化子」。

這種叫化子的本事，乍看來似乎不可思議，其實並不是一種難能之事，因為銀角丟落水，表面上似乎與「海底撈針」一樣困難，但却不然，因鹹水的力量頗大，銀角入水的時候不是直落的，乃是由無數斜方形的曲綫彎彎折折而下的，他們入水時已經曉得銀角在水中的曲綫路徑，所以一探就得。此雖小事，自然亦要很大的經驗和很熟水性的技能，纔可以做這樣的生活。

我因此又想及蕪湖的江上乞丐，他們用很粗而又很笨的大木盆放在江上，一家人就在這個木盆上過活。遇着長江輪船泊碼頭的時候，擡一根很長的竹篙，吊着一只木兜，在木盆上搗蒜似向着人客叩頭，求給一個銅元，許多人還是不理他，間或有人丟一個銅元給他亦是出於勉強，將他比較馬來的水上叫化子，真有天淵之隔了。別人討的是銀角子，令人歡歡喜喜解囊的，並且他們（指馬來人）的確可以引人入勝，技術上競爭的意味亦很濃厚，（常常同時有四五人爭入水摸銀）人客給錢併不當他是一個叫化子看待，乃是當他一種遊戲的報酬。至於蕪湖的江

上乞丐呢，污穢臃腫，已經令人討厭了，再加以極笨極鄙的叩頭，那纔能夠博人客的歡心呢？人說「盜亦有道」，照這看來「丐亦有道」呀！

##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唐 傑

我作這一篇文的本意，其實是想研究怎樣改革家庭，又因為中國親權重，父權更重，所以尤想對於從來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父子問題，發表一點意見，總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罷了。但何以大模大樣，用了這九個字的題目呢？這有兩個理由：

第一，中國的「聖人之徒」，最恨人動搖他的兩樣東西，一樣不必說，也與我輩絕不相干，一樣便是他的倫常，我輩却不免偶然發幾句議論，所以株連牽扯，很得了許多「割倫常」，「禽獸行」之類的惡名。他們以為父對於子，有絕對的權力和威嚴，若是老子說話，當然無所不可，兒子有話，却在未說之前早已錯了。但祖父於孫，本來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橋樑的一般，決不是固定不易的。現在的子，便是將來的父，也便是將來的祖，我知道我輩和讀者，若不是現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補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個時間，為想省却許多麻煩起見，我們便該無須客

氣儘可先行佔住了上風，擺出父親的尊嚴，談談我們和我們子女之事，不但將來着手實行，可以減少困難，在中國也順理成章，免得「聖人之徒」聽了害怕，總算是一舉兩得之至的事了。所以說，「我們怎樣做父親？」

第二，對於家庭問題，我在新青年隨感錄（二五·四〇·四九）曾經略略說及，總括大意，便只是從我們起，解放了後來的人。論到解放子女，本是極平常的事，當然不必有什麼討論。但中國的老年，中了舊習慣舊思想的毒太深了，決定悟不過來。譬如早晨聽到烏鴉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却總須頹唐半天。雖然很可憐，然而也無法可救。沒有法，便只能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還有，我曾經說，自己並非創作者，便在上海報紙的新教訓裏，挨了一頓罵。但我輩評論事情，總要先評論了自己，不要冒充，纔能像一篇說話，對得起自己和別人。我自己知道，不特並非創作者，並且也不是真理的發見者。凡有所說所寫，只是就平日見聞的事理裏面，取了一點心以爲然的

道理，至於終極究竟的事，却不能知，便是對於數年以後的學說的進步和變遷，也說不出會到如何地步，單相信比現在總該還有進步還有變遷罷了。所以說，「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我現在心以為然的道理，極其簡單，便是依據生物界的現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續這生命，三、要發展這生命。（就是進化）生物都這樣做，人也這樣做，父親也就這樣做。

生命的價值和生命價值的高下，現在可以不論。單照常識判斷，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緊的自然就是生命。因為生物之所以為生物，全在有這生命，否則失了生物的意義，生物為保存生命起見，具有種種本能，最顯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纔攝取食品，因有食品纔發生溫熱，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個體，總免不了老衰和死亡，為繼續生命起見，又有一種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纔有性交，因有性交才發生苗裔，繼續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現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後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飲食並非罪惡，並非不淨，性交也就並非罪惡，並非不淨。受飲食的結果，養活了自己，對於自己沒有恩。由性交的結果，生出子女，對於子女，當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後後，都向生命的長途走去，僅有先後的不同，分不出誰當誰的恩典。

可惜的是中國的舊見解竟與這道理完全相反。夫婦是「人倫之中」，却說是「人倫之始」。性交是常事，却以為不淨，生育也是常事，却以為天大的大功。人人對於婚姻，大抵先夾帶着不淨的思想。親戚朋友有許多戲謔，自己也有許多羞澀，直到生了孩子，還是躲躲閃閃，怕敢聲明，獨有對於孩子，却威嚴十足，這種行徑，簡直可以說是和偷了錢發跡的財主，不相上下了。我並不是說，如他們攻擊者所意思的，——人類的性交也應如別種動物，隨便舉行，或彼無恥流氓，專做一些下流舉動，自鳴得意。是說，此後覺醒的人，應該先洗淨了東方固有的不淨思想，再純潔明白一些，了解夫婦是伴侶，是共同勞動者，又是新生命創造者的意義。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領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佔領，將來還要交付子女，像他們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後後，都做一個過付的經手人罷了。

生命何以必須繼續呢？就是因為要發展，要進化。個體既然免不了死亡，進化又毫無止境，所以只能延續着，在這進化的路上走。走這路纔有一種內的努力，有如單細胞動物有內的努力，積久纔會繁複，無脊椎動物有內的努力，積久纔會發生脊椎，所以後起的生命，總比以前的更有意義。

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價值，更可寶貴，前者的生命，應該犧牲於他。

但可惜的是中國的舊見解，又恰恰與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應在幼者，却反在長者，注重應在將來，却反在過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犧牲，自己無力生存，却苛責後者又來專做他的犧牲，毀滅了一切發展本身的能力，我也不是說，——如他們攻擊者所意思的——孫子理應終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兒必定時時咒罵他的親娘。是說，此後覺醒的人，應該先洗淨了東方古傳的謬誤思想，對於子女，義務思想須加多，而權利思想却大可切實核減，以準備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況且幼者受了權利，也並非永久佔有，將來還要對於他們的幼者，仍盡義務，只是前前後後，都做一個過付的經手人罷了。

「父子間沒有什麼恩」這一個斷語，實是招致「聖人之徒」面紅耳赤的一大原因。他們的誤點便在長者本位與利己思想，權利思想很重，義務思想和責任心却很輕。以為父子關係，只須「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應為長者所有，尤其墮落的，是因此責望報償，以為幼者的全部，理該做長者的犧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却件件與這要求反對，我們從古以來，逆天行事，

於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縮，社會的進步，也就跟着停頓，我們雖不能說停頓便要滅亡，但較之進步，總是停頓與滅亡的路相近。

自然界的安排，雖不免也有缺點，但結合長幼的方法，却並無錯誤。他並不用「恩」，却給與生物以一種天性，我們稱他爲「愛」。動物界中除了生子數目太多——愛不周到的如魚類之外，總是摯愛他的幼子，不但絕無利益心，甚或至於犧牲了自己，讓他的將來的生命，去上那發展的長途。

人類也不外此！歐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爲本位，便是最合於這生物學的真理的辦法。便在中國只要心思純白，未曾經過「聖人之徒」作踐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發現這一種天性。例如一個村婦哺乳嬰兒的時候，決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個農夫娶妻的時候，也決不以爲將要放債。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愛，願他生存，便進一步的，便還要比自己更好，就是進化。這離絕了交換關係利害關係的愛，便是人倫的索子，便是所謂「綱」。倘如舊說，抹煞了「愛」，一味說「恩」，又因此責望報償，那便不但敗壞了父子間的道德，而且也大反於做父母的實際的真情，播



下毒刺的種子。有人做了樂府，說是「勸孝」，大意是什麼「兒子上學堂，母親在家磨杏仁，豫備回來給他喝，你還不孝麼」之類，自以為「拚命衝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窮人的豆漿，在愛情上價值同等，而其價值却正在父母當時並無求報的心思，否則變成買賣行為，雖然喝了杏酪，也不異「人乳喂豬」，無非要豬肉肥美，在人倫道德上，絲毫沒有價值了。

所以我現在心以為然的，便只是「愛」。

無論何國何人，大都承認「愛己」是一件好事，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義，也就是繼續生命的根基，因為將來的運命，早在現在決定，新父母的缺點，便是子孫滅亡的伏線，生命的危機，易卜生做的羣鬼（有潘家洵君譯本，載在新潮一卷五號）雖然重在男女問題，但我們也可以看出遺傳的可怕，歐士華本是要生活能創作的人，因為父親的不檢，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愛母親，不忍勞他服侍，更藏着嗎啡，想待發作時候，由使女瑞琴幫他吃下，毒殺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於是只好託他母親了。

「歐」母親，現在應該你幫我的忙了。」

阿夫人「我嗎？」

歐「誰能及得上你？」

阿夫人「我！你的母親！」

歐「正爲那個。」

阿夫人「我！生你的人！」

歐「我不會教你生我，並且給我的是一種什麼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罷！」

這一段描寫，實在是我們做父親的人應該震驚戒懼佩服的，決不能昧了良心，說兒子理應受罪。這種事情，中國也很多，只要在醫院做事，便能時時看見先天梅毒性病兒的慘狀，而且傲然的送來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但可以怕的遺傳，並不只是梅毒，另外許多精神上體質上的缺點，也可以傳之子孫，而且久而久之，連社會都蒙着影響。我們且不高談人羣，單爲子女說，便可以說凡是不愛己的人，實在欠缺做父親的資格。就令硬做了父親，也不過如古代的草寇稱王一般，萬萬算不了正統。將來學問發達，社會改造時，他們微幸留下的苗裔，恐怕總不免要受善種學

genitor) 者的處置。

倘若現在父母並沒有將什麼精神上體質上的缺點交給子女，又不遇意外的事，子女便當然健康，總算已經達到了繼續生命的目的。但父母的責任還沒有完，因為生命雖然繼續了，却是停頓不得，所以還須教這新生命去發展。凡動物較高等的，對於幼雛，除了養育保護以外，往往還教他們生存上必需的本領。例如飛禽便教飛翔，驚獸便教搏擊。人類更高幾等，便也有願意子孫更進一層的天性，這也是愛，上文所說的是對於現在，這是對於將來。只要思想未遭錮蔽的人，誰不喜歡子女比自己更強，更健康，更聰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過去。但超越便須改變，所以子孫對於祖先的事，應該改變，「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當然是曲說，是退化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單細胞動物也遵着這教訓，那便永遠不敢分裂繁殖，世界上再也不會有  
人類了。

幸而這一類教訓，雖然害過許多人，却還未能完全掃盡了一切人的天性。沒有讀過「聖賢書」的人，還能將這天性在名教的斧鉞底下，時時流露，時時萌蘖，這便是中國人雖然凋落萎縮，却

未滅絕的原因。

所以覺醒的人，此後應將這天性的愛，更加擴張，更加醇化，用無我的愛，自己犧牲於後起新人。開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歐人對於孩子的誤解，是以爲成人的預備，中國人的誤解，是以爲縮小的成人。直到近來，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纔知道孩子的世界，與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蠻做，便大礙於孩子的發達。所以一切設施，都應該以孩子爲本位。日本近來，覺悟的也很少，對於兒童的設施，研究兒童的事業，都非常興盛了。第二，便是指導。時勢既有改變，生活也必須進化，所以後起的人物，一定尤異於前，決不能用同一模型，無理嵌定。長者須是指導者，協商者，却不該是命令者。不但不該責幼者供奉自己，而且還須用全副精神，專爲他們自己，養成他們有耐勞作的體力，純潔高尚的道德，廣博自由能容納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沒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卽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類中的人，因爲卽我，所以更應該盡教育的義務，交給他們自立的能力，因爲非我，所以也應同時解放，全部爲他們自己所有，成一個獨立的人。

這樣，便是父母對於子女，應該健全的產生，盡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但有人還怕着，彷彿父母從此以後，一無所有，無聊之極了，這種空虛的恐怖和無聊的感想，也即從謬誤的舊思想發生，倘明白了生物學的真理，自然便會消滅。但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應預備一種能力，便是自己雖然已經帶着過去的色采，却不失獨立的本領和精神，有廣博的趣味，高尚的娛樂，要幸福麼？連你的將來，的生命都幸福了，要「返老還童」，要「老復了」麼？子女便是「復了」，都已獨立而且更好了。這纔是完了長者的任務，得了人生的安感。倘若思想本領，樣樣照着專以「勃路」爲業，行輩自豪，那便自然免不了空虛無聊的苦痛。

或者又怕，解放之後，父子間要疏隔了。歐美的家庭，專制不及中國，早已大家知道，往者雖有人比之禽獸，現在却連「衛道」的聖徒，也會替他們辯護，說並無「逆子叛弟」。因此可知，惟其解放，所以相親，惟其沒有「拘繫」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沒有反抗「拘繫」的「逆子叛弟」。若威逼利誘，便無論如何，決不能有「萬年有道之長」。仍例如我中國，漢有舉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還有孝廉方正，都能換到官做。父恩論之於先，皇恩施之於後，然而股上有疤的人，究屬寥寥。

足可證明中國的舊學說舊手段，實在從古以來，並無良效，無非使壞人增長些虛偽，好人無端的  
多受些人我都無利益的苦罷了。

獨有「愛」是真的。路粹引孔融說：「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漢末的孔府上，很出過幾個有特色的奇人，不像現在這般冷落，這話也許確是北海先生所說，只是攻擊他的偏是路粹和曹操，教人發笑罷了。）雖然他是一種對於舊說的打擊，但實於事理不合。因爲父母生了子女，同時又有天性的愛，這愛又很深廣，很長久，不會即離。現在世界沒有大同，相愛還有差等，子女對於父母，也便最愛，最關切，不會即離。所以疏隔一層，不勞多慮。至於一種例外的人，或者非愛所能鈞連，但若愛力尙且不能鈞連，那便任憑什麼「恩威名分，天經地義」之類，更是鈞連不住。

或者又怕，解放之後，長者要吃苦了。這事可分兩層：第一，中國的社會，雖說「道德好」，實際却太缺乏相愛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這類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負責，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這種社會中，不獨老者難於生活，即解放的幼者，也難於生活。第二，中國的男女，大抵未

老先衰，甚至不到二十歲，早已老態可掬，待到真實衰老，便更須別人扶持。所以我說，解放子女的  
 父母，應該先有一番豫備，而對於如此社會，尤應該改造，使他能適於合理的生活。許多人豫備着，  
 改造着，久而久之，自然可望實現了。單就別國的往時而言，斯賓塞未曾結婚，不聞他佗僚無聊，  
 特早沒有了子女，也居然「壽終正寢」。何況在將來，更何況有兒女的人呢？

或者又怕，解放之後，子女要吃苦了。這事也有兩層，全如上文所說，不過一是因為老而無能，一  
 是因爲少不更事罷了。因此覺醒的人，愈覺有改造社會的任務，中國相傳的成法，謬誤很多：一種  
 是錮閉，以爲可以與社會隔離，不受影響。一種是教給他惡本領，以爲如此纔能在社會中生活。用  
 這類方法的長者，雖然也含有繼續生命的好意，但比照事理，却決定謬誤。此外還有一種，是傳授  
 些周旋方法，教他們順應社會。這與數年前講「實用主義」的人，因爲市上有假洋錢，便要在學  
 校裏逼教學生看洋錢的法子等類，同一錯誤。社會雖然不能不偶然順應，但決不是正常辦法。因  
 爲社會不改，惡現象便很多，勢不能一一順應，倘都順應了，又違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進化的  
 路。所以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會。

就實際上說，中國舊理想的家族關係父子關係之類，其實早已崩潰，這也非「於今爲烈」，正是「在昔已然」。歷來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見實際上同居的爲難，拚命的勸孝，也是見事實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虛偽道德，蔑視了真的人情。我們試一翻大族的家譜，便知道始遷祖宗，大抵是單身遷居，成家立業，一到聚族而居，家譜出版，却已在零落的中途了。況在將來，迷信破了，便沒有哭竹臥冰，醫學發達了，也不必嘗穢割股，又因爲經濟關係，結婚不得不遲，生育因此也遲，或者子女纔能自存，父母已經衰老，不及依賴他們供養，事實上也就是父母反盡了義務。世界潮流逼拶着，這樣做的可以生存，不然的便都衰落，無非覺醒者多，加些人力，便危機可望較少就是了。

但既如上言，中國家庭，實際久已崩潰，並不如「聖人之徒」紙上的空談，則何以至今依然如故，一無進步呢？這事很容易解答：第一，崩潰者自崩潰，糾纏者自糾纏，設立者又自設立，毫無戒心，也不想到改革，所以如故。第二，以前的家庭中間，本來常有勃谿，到了新名詞流行之後，便都改稱「革命」，然而其實也仍是討嫖錢，至於相罵，要賭本，至於相打之類，與覺醒者的改革，截然兩途。



這一類自稱「革命」的勃谿子弟，純屬舊式，待到自己有了子女，也決不解放，或者毫不管理，或者反要尋出孝經，勸令誦讀，想他們「學於古訓」，都做犧牲，這只能全歸舊道德舊習慣舊方法負責，生物學的真理決不能委任其咎。

既如上言，生物爲要進化，應該繼續生命，那便「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三妻四妾，也極合理了。這事也很容易解答：人類因爲無後，絕了將來的生命，雖然不幸，但若用不正當的方法手段，苟延生命而害及人羣，便該比一人無後，尤其「不孝」，因爲現在的社會，一夫一妻制最爲合理，而多妻主義，實能使人羣墮落，墮落近於退化，與繼續生命的目的，恰恰完全相反。無後只是滅絕了自己，退化狀態的有後，更會毀到他人。人類總有些爲他人犧牲自己的精神，而況生物自發生以來，交互關聯，一切的血統，大抵總與他人有多少關係，不會完全滅絕。所以生物學的真理，決非多妻主義的護符。

總而言之，覺醒的父母，完全應該是義務的，利他的，犧牲的，恨不易做，而在中國尤不易做。中國覺醒的人，爲想隨順長者解放幼者，便須一面清結舊賬，一面開闢新路。就是開首所說的「自己

背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是一件極偉大要緊的事，也是一件極困苦疑難的事。

但世間又有一類長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並且不准子女解放他們自己的子女，就是並要孫子曾孫都做無謂的犧牲，這也是一個問題，而我是願意平和的人，所以對於這問題，現在不能解答。（選新青年）

國語文讀本 第四册



一四二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三版

中國語文讀本 (全四冊)

【每部價洋一元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分發行所

北天  
天津  
原京

烟台  
武昌  
漢口  
長沙

衡州  
南州  
廣州  
汕頭

總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者	印刷者	鑄鐫者
上海	上海	世界	世界	錫山
四馬路	開北	界書	界書	秦同
紅屋	西北	書局	書局	培

世界書局

84  
5/1/74



LANGUAGE SCHOOL  
LIBRARY